

禮記集說卷第四十

仲春之月日在全昏弧中且建星中

鄭氏曰仲中也仲春者日月會於降婁而斗建卯之辰也

弧在輿鬼南建星在斗上

孔氏曰案三統曆二月節日在奎五度昏井二十二度中

去日九十七度旦斗五度中春分日在婁西度昏柳五度

去日一百二度旦斗十六度中元嘉曆日在壁一度昏

井十度中且箕四度中春分日在奎七度昏東井三十度

中且斗四度中從奎五度至胃六度在戌總曰降婁降

也婁斂也言物降蒞而收斂斗星隨天而轉一日一夜過

轉一周而行一度故正月建寅二月建卯也餘月昏旦中

星皆舉二十八宿此昏云弧中且云建星中獨非二十八

宿者由弧星近井建星近斗井有三十三度斗有二十六

多耳

禮記集說卷四十

通志堂
金字堂

度其度既寬若舉井斗不知何日的至井斗之中故舉弧

星建星也然春分之時日夜中計春分昏中之星去日九

十一度今日在奎五度奎與鬼之初乃一百九度所以不

同者鄭雖云弧在鬼南其實仍當井之分域故皇氏云從

奎第五度為二月節數至井第十五度得九十一度是弧

星當井之十六度也若從井星十六度至斗之初一百七

十二度計昏中星與明中之星春秋分時相去分天之半

應一百八十二度餘但日入以後二刻半始昏不盡二刻

半為明昏明相去少晝五刻一刻有三度半疆五刻有十

七度餘則昏之中星去明之中星一百六十五度餘則建

星不得在斗初在斗十度也此仲春之月昏弧中而尚書

云日中星鳥不同者孔安國註云書所舉星自取畢見之

義不謂南方之中也

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

鄭氏曰夾鍾者夷則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仲春氣至則夾鍾之律應周語曰夾鍾出四隙之細

孔氏曰夷則長五寸七百分之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今上生夾鍾當三分益一就夷則五寸之中取三寸更益一分爲四寸餘有整二寸又於七百二十九分寸之中有細分四百五十一此細分各三分之於是一寸分爲二千一百八十七分有四百五十一者爲一千三百五十三則是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三百五十三也以整二寸各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則二寸總有四千三百七十四分益前一千三百五十三總爲五千七百二十七爲實數但上生者三分益一以實數更三分之各有一千九百九分

字

禮記集說卷四十

二

通志堂
金子重

以三分益一則益一分一千九百九併前五千七百二十七總爲七千六百三十六爲積分總數也然後除之爲寸一寸用二千一百八十七則三寸總用六千五百六十一以三寸益前四寸爲七十餘有一千七十五分不成寸是爲夾鍾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也鄭引周語者周語註夾鍾云夾助陽四隙謂黃鍾大呂大蕤夾鍾凡助出四隙之微氣令不滯伏於下也

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爲鳩

鄭氏曰始雨水以下皆記時候也倉庚驪黃也鳩搏穀也

漢始以雨水爲二月節

孔氏曰雨水以下四事先後逐氣之早晚故周書時訓鷩蟄之日桃始華又五日倉庚鳴又五日鷹化爲鳩至秋則

鳩化爲鷹然後設罝羅鄭以倉庚爲驪黃者案釋鳥云倉庚商庚郭景純云即鷲黃也方言云齊人謂之搏黍鳩搏穀者釋鳥云鳴鳩鵠郭景純云今之布穀也布搏聲相近或以爲此鳥鳴布種其穀漢初雨水爲二月節後改鷲鵠爲二月節由氣有參差故也

嚴陵方氏曰自上而下者皆曰雨然北風凍之則凝而爲雪東風解之乃散而爲水孟春東風旣解凍矣仲春於是始雨水爲一候積六候而成月故一歲則有七十二候二候爲一氣積六氣而成時故一歲則有二十四氣此之所言者候而已候非其正之故或先或後言之曆之所言者氣也氣則正矣故於氣至則言之鷹好殺而擊以秋鼠好貪而出以夜皆陰類也鳩鷲皆陽類也卯辰者陽之中故仲春則鷹化爲鳩季春則田鼠化爲鴛蓋陰爲陽所化物

禮記集說卷四十

三

通志堂
金瓶梅

理如此爵乳子而集以春雉求雌而雌以朝皆陽類也蛤蜃皆陰類也戌亥者陰之極也故秋則爵入大水爲蛤孟冬則雉入大水爲蜃蓋陽爲陰所化物理如此草腐則幽之類也螢則明之類也季夏則腐草爲螢蓋離之明極於此故也是皆化而已於鷹鼠言化於腐草爵雉則直言爲何哉蓋因形移易曰化鷹之爲鳩鼠之爲鴛皆因形移易而已故言化腐草則植物也螢則動物也爵雉飛物也蛤蜃潛物也植物爲動飛物爲潛則不特因形移易矣而化固不足以言之故皆直言爲而已

馬氏曰始雨水則陰陽交而成和也

山陰陸氏曰凡言始始於此耳據蟄蟲始振始雨水桃始華至虎始交鶡始巢雷始收聲之類不言始容或前此據獮祭魚鴻鴈來倉庚鳴鷹化爲鳩之類挑始華言始穉之

也據夏小正孟春梅杏杼桃則華鳩能鳩聚陽氣蒸變含血使鷲者能仁候之著者也使走者能飛候之尤著者也復化爲鷹不記夏小正曰變而之不仁也

天子居青陽大廟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鄭氏曰青陽大廟東堂當大室

山陰陸氏曰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所謂青陽明堂總章玄堂大廟以其居正有左右廂故也若大室無左右廂故曰大廟大室且曰大廟大室著青陽等皆大廟也

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小存諸孤擇元日命民社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

鄭氏曰安萌芽至存諸孤助生氣也社后土也使民祀焉神其農業也祀社日用甲省減也囹圄所以禁守繫者若今別獄矣桎梏今械也在手曰桎在足曰梏肆謂死刑暴尸也周禮曰肆之三日掠謂捶治人皆順陽寬也

五百九

禮記集說卷四十一

四

通志堂金匱

孔氏曰此一節論助其生氣止其獄刑后土者謂五官之土土即社神也句龍爲配社之人又爲后土之官也郊特牲云祀社日用甲用日之始即元日也名誥戊午乃社于新邑用戊者周公營洛邑位成非常祭也囹圄也圜止也所以止出入皆罪人所舍也獄周曰圜土殷曰羑里夏曰均臺秦曰圜圖漢曰若盧魏曰司空案掌囚云上罪桎拳而桎拳爲在手梏與拳連文故知桎亦在手則桎在足也易童牛之梏牛四足稱梏者牛無手前足施桎也肆陳也謂陳尸而暴之周禮鄉士縣士皆肆之三日然春陽旣動理無殺人何得更有死尸蓋是大逆罪甚容得春時殺之殺則埋之故禁其陳肆

嚴陵方氏曰諸孤幼而無父者蓋有亡之道故曰存也天之窮民有四存之止及於孤者以其爲人後存之爲助陽氣爲大故也祭法曰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則民固有社矣然非天子命之無敢專祭焉故擇元日而命之也且社土示也方春土發生之時擇元日而祭之亦祈其土之利無不善而已郊特牲言社日用甲則此言元日蓋甲日也社日用甲則得其善矣故謂之元日焉凡祭社而稷必從之此止言命民社者特舉重以明輕爾圜圉桎梏見文王世子解肆則陳其尸掠則訊以掠獄訟見王制解夫圉圉不可去故曰省省所以察之也桎梏可去故曰去去所以除之也肆掠之行主乎吏故曰毋所以禁之也獄訟之作自乎下故曰止所以息之也凡此皆所以消陰事而已

馬氏曰凡植物始茁爲萌浸長爲芽動物始生爲幼未壯爲少植物欲其無踐履故曰安萌芽動物欲其無珍滅故曰養幼小孤者天民之窮欲其無天絕故曰存諸孤凡日始於甲物成於辛日始於甲而社用之者地以形成物而肇地事者氣也氣自甲而始故用是以社物成於辛而郊用之者天以氣始物而終天事者形也形至辛而成故用是以郊天地相合萬物資焉故曰郊以明天道社以神地道萬物資氣於天故郊於孟春資生於地故社於仲春省圉圉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則方天地作解之時人應是而爲解之事也

丘氏曰唐李林甫等註月令擇元日命民社元日近春分前後戊日與今註不同以社祭土土畏木甲屬木故不用甲用戊者戊屬土故召誥曰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郊

特牲用甲當是異代之禮

金華應氏曰元日祈于上帝所以祀天也元日命民社所以祀地也乾始坤生事之如一不容有異心也故祈帝祀社皆曰元日而親耕則曰元辰而已載芟之詩曰春藉田而祈社稷則藉田固以祈社稷矣而此復曰命民社者蓋藉田之祈王所自爲立之王社也命民社者王爲羣姓所立之大社也同於爲社而先後則有等差因事以爲教也郊用辛乾位也氣之藏也超乎物無爲而尊天之道也社用甲震方也物之生也役於乾有用而勞土之象也肆縱也肆掠謂肆意笞箠也蓋雖輕刑不敢縱意也肆固爲暴尸之刑而與掠並言則輕重不倫且桎梏猶欲去之而況敢暴尸乎

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禘天子親往后妃帥

孟春

禮記集說卷四十一

六

通志堂

耳

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鞬授以弓矢于高禘之前

鄭氏曰玄鳥燕也燕以旄生時來巢人堂宇而孚乳嫁娶之象也媒氏之官以爲候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城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變媒言禘神之也周禮天子有夫人有嬪有世婦有女御獨云帥九嬪舉中言也御謂從往侍祠天子所御謂今有娠者於祠大祝酌酒飲於高禘之庭以神惠顯之也帶以弓鞬授以弓矢求男之祥也王居明堂禮曰帶以弓鞬禮之禘下其子必得天材

孔氏曰此一節論天子親祭高禘妃嬪從行之事大戴禮云有娥氏之女曰簡狄高辛氏之世有此吞鳥之異是爲禘官嘉祥後代之王立此高辛而爲禘神也蔡邕以爲高者尊也謂尊高之禘非謂高辛爲禘又毛傳云姜嫄從帝

祠於郊禘又云簡狄從帝祈於郊禘則是姜嫄簡狄之前
先有禘神矣荼鄭志焦喬答王權言之則契已前祭天南
郊以先禘配之故謂之郊禘後王既以高辛之君立爲禘
神以配天其古昔先媒則廢之矣此祭高禘是祭天高禘
爲配祭之神祭天特性此用大牢者謂配祭之人也周禮
媒氏註云禘之爲言謀合異類使和成者但不知初爲媒
者其人是誰案世本伏羲制以儷皮嫁娶之禮既用之配
天其尊貴先媒當是伏羲也

嚴陵方氏曰后妃與關雎所稱同義九嬪御者九嬪與九
御也御即女御也女御八十一人每九人則屬一嬪故謂
之九御言九嬪則包夫人言九御則包世婦矣以周官內
宰考之故知其如此天子所御謂御而幸之者亦見曲禮
琴瑟不御解禮謂酌之以酒也射者男子之事弓矢者男
子之祥也男子生而懸弧者以此韜則弓衣也帶以弓韜
者示其有能受之資也授以弓矢者子之以所求之祥也
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戶始出先雷三
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
備必有凶災

鄭氏曰發聲發猶出也容止猶動靜王戒婦人有娠者也
孔氏曰先記時候以應節後言時候以應二分二至所應
不同故重記之日夜分謂晝夜漏刻馬融云晝夜各五十
刻據日出入爲限蔡邕以爲星見爲夜日入後三刻日出
前三刻皆屬晝晝有五十六刻夜有四十四刻鄭康成註
尚書云日中星以爲日見之漏五十五刻不見之漏四十
五刻與蔡校一刻大略亦同雷是陽氣之聲將上與陰相
衝季冬雷在地下則雉應而雉孟春動於地之上則蟄蟲

應而振出至此升而動於天之下其聲發揚也以雷出有漸故曰乃云始電者電是陽光陽微則光不見此月陽氣漸盛以擊於陰其光乃見故云始電戶謂穴也蟲發所蟄之穴蟄早者孟春乃出則左傳啓蟄而郊是也蟄晚者二月始出故此云蟄蟲咸動玉藻云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所以畏天威也小人不畏天威懈慢褻瀆或至夫婦交接君子制法不可指斥言之故曰有不戒其容止者言此時夫婦交接生子支節性情必不備其父母必有災也

聲陵方氏曰日陽也夜陰也故陽長而陰消則日長夜短陰長而陽消則夜長日短皆非陰陽之中也夫陽生於子終於午至卯而中分陰生於午終於子至酉而中分故春爲陽中而仲月之節爲春分秋爲陰中而仲月之節爲秋

禮記集說卷四十

八

通志堂
鍾君

孟夏九

分春秋之分則陰陽適中而日夜無短長之差故於其月每言日夜分也然春分以陽爲主故繼言雷乃發聲秋分以陰爲主故繼言雷始收聲於發聲音乃於收聲音始蓋乃爲繼事之辭始爲肇事之辭以夫始必有終終則有始故也電光則火光也故始陽中之月始於陽中之月則終於陰中之月可知矣蟄蟲咸動啓戶始出以感雷而動故心節有驚蟄其義出此孟春言蟄蟲始振則振而已猶未出也至此然後動而出焉亦見彼解唯其以雷發之月而出則亦以雷收之月而入也故後繼言蟄蟲壞戶者以此夫雷之發聲也陰陽家可以數推焉故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必先三日則有先甲之意奮鐸則所以警衆也鐸必以木則令民以文事故也奮則奮其力而振之也雷之發聲所以振天之威也聞之者其可以不戒乎有不戒

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無足恠也不備言百骸九竅之或虧以其感怠慢之氣而孕故如此凶者吉之對災者祥之對以人言則曰吉凶以天言則曰災祥凡此皆奮木鐸所令之言也所奮之人亦邇人小宰之類歟

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角正權概

鄭氏曰因晝夜等而平當平也同角正皆謂平之也丈尺曰度斗斛曰量三十斤曰鈞稱上曰衡百二十斤曰石角今斛也稱錘曰權概平斗斛者

孔氏曰度量鈞衡之等人之所用當須平均人君於晝夜分等之時而平正此當平之物也鄭註丈尺曰度以下皆漢書律歷志文

嚴陵方氏曰形而上者謂之道而陰陽之氣運焉形而下者謂之器而陰陽之理寓焉道則體乎天器則用乎人體

卷四十

禮記集說卷四十

九

通志堂
至公堂

乎天者既適其中矣用乎人者可以失其中乎此同度量之類所以必在乎日夜分之月也秋之日夜分不曰均衡石而曰平權衡不曰正權概而曰正鈞石者亦相備而已馬氏曰象者天之所爲也器者人之所爲也王者觀象於天然後稽器於人則上承天之所爲下以正其所爲故也蓋必待日夜分而同度量權衡者則自舜以來蓋有是法矣石出於衡斗角出於量權者衡之用也概者量之用也山陰陸氏曰鈞讀如四鍤既鈞之鈞衡石斗角待權概而後正今鈞衡石角斗角以正權概變也變者陽事若陰有順而已故仲春鈞衡石以角斗角以正權概仲秋平權衡以正鈞石以角斗角

長樂陳氏曰杲氏以鬴爲量而法止於三則升豆鬴是也律歷志以斛爲量而法備於五倫合升斗斛是也法止於

三故自升而上登之以四則升四而豆豆四而黼故黼六斗四升法備於五故自合而上登之以十則合十爲升升十爲斗斗十爲斛故斛十斗然稟氏之黼深尺內方尺而圓其外其重一鈞律歷志之斛亦方尺而圓其外其重二鈞其方尺圓外則同而所容之多寡所權之輕重不同何也周禮璧羨之制從十寸橫八寸皆爲度尺黼如之則外深尺者十寸之尺也內方尺者八寸之尺也自方八寸而八之則爲方六十四寸漢無八寸之尺斛之內方皆十寸也故言方寸而不言深尺自方十寸而十之則爲方百寸此其實所以不同也稟氏之制旁爲升臂爲豆腹爲黼律曆志之制左耳爲升右耳爲合論臂爲斗腹爲斛蓋內方所以處數外圓所以利用耳高而小臂卑而博故因其小者爲升合因其博者爲斗豆則古之制器尚象豈徒然哉

律歷志五量止於斛左傳釜十則鍾聘禮十六斛曰數十數曰秉四秉曰筥其法亦起於斛故也月令曰角斗甬管子曰角量也皆謂之法則月令之甬管子之角皆量器也鄭康成以甬爲斛而飲器四升曰甬豈此類歟經傳黼或作釜度或作逾區或作鋤升或作勝蓋古字通用

禮書

是事

鄭氏曰舍猶止也因蟄蟲啓戶耕事少間而治門戶也用木曰闔用竹葦曰扇畢猶皆也凡廟前曰廟後曰寢大事

兵役之屬

孔氏曰左傳晉州綽以枚數闔闔是齊城門闔用木也此扇與闔相對文也此耕者謂庶人庶人革門故知竹葦曰扇廟是接神之處其處尊故在前寢是藏衣冠之處對廟

爲卑故在後但廟制有東西廂有序寢制唯室而已故釋
宮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是也

嚴陵方氏曰農之作也則出而在田農之息也則入而在
舍方春東作之時而不可久妨也故以少爲言焉寢廟畢
備則事死如事生故也母作大事以妨農之事者非若闔
扇之小事則於農之事有所妨矣故制之使毋焉

烏氏曰詩曰三之日于耜則三陽之月載始南畝也四之
日舉趾則四陽之月皆作而耕矣然此曰耕者少舍乃脩
闔扇則亦啓其向之塞闢其戶之瑾者而已寢廟畢備則
以其所以養人者專神也

山陰陸氏曰細言闔扇大言寢廟以著其餘莫或不脩也
此之謂畢備

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

音十

禮記集說卷四十

二

通志堂
君珍

鄭氏曰順陽養物也畜水曰陂穿地通水曰池

嚴陵方氏曰川澤之物非竭其水則不可以盡取故於川
澤曰竭陂池之物漉之以網罟則可以盡之矣故於陂池
曰漉此小大之辨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則主漁者言之
也毋焚山林則主田者言之也凡此皆所以遂生物之理
而已

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

鄭氏曰鮮當爲獻聲之誤也獻羔謂祭司寒也祭司寒而
出水薦於宗廟乃後賦之春秋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
冰西陸朝覲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
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賔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
之也黑牡秬黍以饗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
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

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

孔氏曰鄭恐獻羔是祭於寢廟故云祭司寒下引左傳祭寒而藏之既藏而祭司寒明啓亦祭之也薦於宗廟謂仲春乃後賦之謂孟夏故凌人云夏頒冰左傳云火出而畢賦是也鄭註從古者以至無不受冰皆左傳文案昭四年春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申豐對以此辭北陸謂十二月日在虛之時西陸謂四月日在昴畢之時固陰沍寒者沍閉也謂堅固之陰閉塞不通陽之處朝之祿位謂大夫以上桃去不祥棘則刺禦惡火出而畢賦者畢盡也謂應是得冰之人無問尊卑盡賦與之

長樂陳氏曰人子之於親飲食與樂必先嘗而後進四時新物必先獻而後食寢廟之薦新蓋亦推其事先之禮以

五百九

禮記集說卷四十一

十一

通志堂
君珍

盡其誠敬而已先儒謂廟藏神主而祭以四時寢藏衣冠几杖之具而祭之以新物然國語曰大寒取名魚登川禽嘗之寢廟月令四時新物皆先薦寢廟者蓋有寢者薦於寢無寢者薦於廟非謂薦止於寢也月令雜記秦禮秦出寢於陵則月令所謂寢廟豈皆廟後之寢乎古者掌外事之兆有典祀掌廟有守祧掌寢有隸僕故典祀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微役於司隸而役之守祧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黜陟之隸僕祭祀脩寢則薦新蓋亦脩焉觀詩序言薦魚獻鮪而詩言以享以祀月令言以共寢廟之祀則薦新亦謂之祀也祭僕大喪復于小廟隸僕大喪復于小寢大寢小寢高祖以下之寢廟也大寢始祖之寢也復于廟則小廟而已于寢則及大寢者以廟嚴於寢故也禮書

嚴陵方氏曰古者鑿冰於建丑之月則以重陰方固而達陽氣也藏冰於建寅之月則以少陽尚稟而閉陰氣也開冰於建卯之月則以陽方中而順中氣也頒冰於建巳之月則以陽方盛而禦暑氣也夫開冰陽事也故用羔羊爲大畜故也不以羊而以羔者方少陽用事之時而又品物少故也先薦寢廟者所以重時物且不敢以人之餘而奉神也旣曰寢又曰廟何也蓋王者之於祖禰以人道事之則有寢以神道事之則有廟王者七廟而周官隸僕止掌五寢者以二桃將毀先除其寢去事有漸故也祭神道也薦人道也季春之薦鮪孟夏以彘嘗麥仲夏以雛嘗黍羞以合桃孟秋農乃登穀天子嘗新仲秋以犬嘗麻季秋以犬嘗稻季冬之嘗魚所言之意亦若是而已

山陰陸氏曰鮮讀如字擊牲曰鮮言鮮者嫌於不殺知然者以下云祀不用犧牲據此小祀用牲唯開冰

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

鄭氏曰樂正樂官之長也命習舞者順萬物始出地鼓舞也將舞必釋菜於先師以禮之夏小正曰丁亥萬舞入學親往視之順時達物也仲丁習樂者習歌與八音爲季春野合樂也

孔氏曰孟春習舞此仲春又云習舞皆以春陽旣動萬物出地王者習舞所以應之此習舞即大胥春入學合菜合舞一也據人所學謂之習舞節奏齊同謂之合舞此亦謂之大合樂故文王世子凡大合樂註春合菜合舞秋頒學合聲孟春習之至仲春習而合之自是春秋常所合樂也非爲季春而習舞也故大胥春合舞秋合聲自是春秋之

常事也孟春習舞及仲春習舞仲丁習樂并季春合樂皆在大學仲春釋菜合舞季春大合樂皆天子親往餘則不也孟夏習合禮樂爲當月飲酎以仲春習舞習樂命樂正此則稍輕故唯命樂師此習禮樂亦在學但天子不親往孟夏又云飲酎用禮樂鄭註飲之於朝正尊卑天子親往不云樂正文不備也仲夏樂師脩鞀鞀鼓爲大雩帝用盛樂預脩習也雩帝之時則命樂正天子親往其季夏以土王孟秋仲秋又陰始國無大事不用樂也季秋亦得習吹者爲將大饗帝也其習吹亦在學樂師習之天子不親往但文不備所以習吹者鄭云春夏重舞秋冬重吹但以重爲主其實春亦有吹秋亦有舞案大胥秋頒學合聲周禮也月令仲秋無合聲者殷法也或即此季秋習吹是也孟冬大飲烝亦用禮樂在大學天子亦親往季冬命樂師大

合吹者歲終王與族人燕於大寢其事輕故命樂師也鄭以經習舞釋菜連文恐共是一事故云將欲習舞必先釋菜必知然者案文王世子云釋菜不舞是知釋菜不爲舞也必知先有釋菜者以大胥云舍菜合舞舍即釋也引夏小正證習舞之意謂用此萬舞以入學上習舞釋菜鄭不云爲季春合樂則仲春合舞自當爲之不爲季春合樂而習也仲春習舞雖不爲季春而習但孟春仲春習舞已久不須更習故知仲丁唯習歌與八音歌謂合聲也八音謂樂器響也

廬陵方氏曰先儒謂釋菜在合舞之前以大胥先舍菜也案此先習舞後釋菜以春陽動舞以應之則以習舞爲主大胥先釋菜而後合舞以入學教人必禮先師則以舍菜爲主二者先後不同先儒誤矣

嚴陵方氏曰凡言釋奠則有飲焉言釋菜則以芹藻之類而已學記所謂皮弁祭菜是也於仲春釋菜則以品物少故也於始教祭菜則以示敬道故也以事言則曰釋以禮言則曰祭其實一也餘見孟春樂正入學習舞解

馬氏曰親往視之爲道之存故也釋菜用丁爲文明故也耕藉用亥亥爲天倉

山陰陸氏曰凡春習舞皆月習之於此乃釋菜爾據季秋入學習吹夏小正曰丁亥萬用入學言用者舞於是用焉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

奠氏曰爲季春將送而合騰之也更猶易也當祀者古以玉帛而已

孔氏曰以季春將騰合牝牡不用殺其犧牲其應祀之時圭璧更易此犧牲非但用圭璧更易又用皮幣以更之故

四九十一

禮記集說卷四一

二五

通志堂周連生

在圭璧皮幣之中上下有也此謂祈禱小祀若大祀則依常法大牢祀高禘是也

山陰陸氏曰此言去犧牲爾其它猶在鄭氏謂當祀者以玉帛而已非是即大祀猶用犧牲徒皮幣耳猶以圭璧代之其仁意遠矣

馬氏曰是月也大牢祀於高禘而獻羔開冰此祀不用犧牲非古也古之制器者尚其象故圭銳而璧圓其備物也致其義故皮以致其文而幣以致其實其用不同不可借也此月用圭璧更皮幣則非古也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爲害

鄭氏曰大水寒氣酉之氣乘之也八月宿直昴畢畢好雨

寇戎來征金氣動畢又爲邊兵也陽氣不勝麥乃不熟子
之氣乘之也十一月爲大陰民相掠陰姦衆也國早煖氣
午之氣乘之也蟲螟暑氣所生爲災害也

孔氏曰畢七星十六度主邊兵大水地災也寒氣天災也
寇戎人災也陽氣不勝天災也麥不熟地災也民相掠人
災也大早煖氣天災也蟲螟爲害地災也行令失所人災
之應故無其災

嚴陵方氏曰多雨故其國大水也水之氣爲寒故寒氣總
至寇戎來征則感金氣而然也凡此皆酉之氣乘之麥以
秋稼至夏乃穡仲春則向成矣而陽氣不勝故麥乃不熟
也民多相掠則以陽不勝陰故也凡此皆子之氣乘之行
夏令而陽亢故大旱大旱故煖氣早來蟲螟則煖氣所生
也且螟食苗心夏以盛德在火而心屬焉則其爲害亦以
類而已故孟夏仲冬之行春令言蝗仲夏之行春令言騰
各以類應焉凡此皆午之氣乘之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

鄭氏曰季少也季志者日月會於大梁而斗建辰之辰也

孔氏曰案三統曆三月節日在胃七度昏張二度中去日
一百七度旦斗二十六度中清明日在昴八度昏翼四度
中去日一百一十一度旦女二度中元嘉曆三月節日在
婁六度昏柳十二度中旦斗十四度中三月中日在胃九
度凡三十度日月行一會凡三十度故三月日在胃七度
案律歷志大梁初日在胃七度是也昏七星中者律歷志
云胃十四度昴十一度畢十六度觜二度參九度井三十
三度鬼四度柳十五度七星七度從胃七度至七星之初
度有九十九度以日漸長日沒之時稍在酉北去七星之

初九十八度故昏時七星在南方之中日牽牛中者從七星之初至牽牛之初也

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

鄭氏曰姑洗者南呂之所生也三分益一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季春氣至則姑洗之律應周語曰姑洗所以脩絜百物考神納賓

孔氏曰南呂六二上生姑洗之九三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就南呂三分益一取三寸益一寸爲四寸餘有整二寸三分寸之一整二寸者各九分之二九爲十八分寸之一者爲三分總二十一分寸三七二十一三分益一更益七分總二十八分以九分爲一寸二十七分爲三寸益前四寸爲七寸餘有一分在故云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

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桐始華田鼠化爲鴛

晉字九

虹始見萍始生

禮記集說卷四十一

一七

通志堂
正生

鄭氏曰桐始華以下皆記時候也鴛鴦母蟬螻謂之虹萍萍也其大者曰蘋

凡氏曰鴛鴦母爾雅釋鳥文母當作牟謂鶻也凡云化者

易曰乾道變化謂先有舊形漸漸改者謂之變雖有舊形忽改者謂之化及本無舊形非類而改亦謂之化故鄭註周禮云能生非類曰化也蟬螻謂之虹爾雅釋天文郭氏云雄者曰虹雌者曰蜺雄謂明盛者雌謂闇微者虹是陰陽交會之氣純陰純陽則虹不見若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

山陰陸氏曰桐始華蔡邕曰木之後華者也釋之故曰始餘已見桃始華解夏小正曰鴛鴦也

馬氏曰田鼠化爲鴛則陰類之隱者遷乎陽而其性和也

萍始生則陰物之浮以承陽者也

嚴陵方氏曰虹者天地訖潰之氣也陰干陽所乃見而出故又謂之竦焉陽方得中則陰莫能干至於辰則已過中矣故爲陰所干而虹見也且氣以有所干而交以無所干而辨故虹以陰陽交而見以陰陽辨而藏焉季春則陰陽向乎交矣故始見孟冬則陰陽極乎辨矣故藏不見也萍爲陽之所浮者也季春則陽生物之功極矣故萍始生焉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路駕倉龍戴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䟽以達

鄭氏曰青陽右个東堂南偏

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

鄭氏曰鞠衣黃桑之服先帝大皞之屬爲將蠶求福祥之助也舟牧主舟之官也覆反舟者備傾側也薦鮪進時美物也

音八

禮記集說卷四十

十一

通志堂
吳正生

孔氏曰依禮祭五帝自服大裘今薦鞠衣色如鞠塵象桑華始生鞠者草名炆色黃與桑同色又當桑生之時故鄭云黃桑之服蓋薦於神坐爲蠶求福也知先帝大皞之屬者以其言先不言上故知非天蠶功既大總祭五方之帝於明堂故鄭云之屬案爾雅釋魚云鮪鮪鮪郭景純云似鱸而小一本云王鮪似鱸口在頷下音義云大者爲王鮪小者爲鮪鮪似鱸長鼻體無鱗甲

廬陵胡氏曰案禮記五帝自服大裘不薦鞠衣又於帝言先明非五帝也案此經下云祈麥實安知非祈麥乎蠶桑后妃事非天子所當與

長樂陳氏曰將耕也祈穀于上帝所以祈有秋將蠶也薦

鞠衣于先帝所以祈有春鞠衣后服也其色象鞠鞠之華以陰中其色則陰盛色也后蠶服此則率内外命婦而蠶使天下之嬪婦取中焉后之盛事也薦鞠衣于先帝則是薦之於神所以告將服之以蠶也蓋王與后常相資以成禮者也故建國則王立朝后立市祭祀則王獻尸后亞獻賓客則王裸獻后亞之王藉則后帥六宮之人生種稷之種以獻后蠶則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蠶于蠶室凡此皆内外相資以成禮者也然則天子薦鞠衣于先帝不亦宜乎

嚴陵方氏曰覆以視表反以視裏待至尊所乘不得不防其傾漏故也覆反必至於五則至於再至於三而慎之至也禮有告具告備曰具則苟具而已備則無所不備焉告舟備具于天子者以見精粗無不至也必乘舟而後薦鮪者所以示親漁也蓋先王之饗親牲必親牽殺必親射凡以致其敬而已則乘舟而後薦鮪豈爲過哉魚之品多矣然薦必以鮪者爲其特大謂之王鮪者以此馬氏曰舟所以涉險危事也以至尊履危事其戒慎之至宜如此也

禮記集說卷第四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禮記集說卷第四十一

乃為麥祈實

鄭氏曰於含秀求其成也。不言所祈承寢廟可知。

嚴陵方氏曰：乃為麥祈實者，以孟夏農將登麥故也。祈其實則慮稼穡之卒瘁故也。

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鄭氏曰：時可宣出，不可收斂也。句，屈生者也。芒而直曰萌。孔氏曰：以物宣散之時，當順天散物，不可積聚納之在內。嚴陵方氏曰：由辰而前句者，非不出也；特出之，未為畢爾。萌者，非不達也；特達之，未為盡爾。至於辰，乃言畢出，盡達焉。有終謂之畢，無餘謂之盡。春王發散則出，而外之時也。秋主擊斂則入，而內之時也。方春宜出之時，故言不可以內。自布德行惠而下，皆其事也。

聖人曰

禮記集說卷四十一

一

通志堂

劉良公

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

鄭氏曰：振猶救也。周謂給不足也。勉猶勸也。聘問也。名士不仕者。

孔氏曰：穀藏曰倉，米藏曰廩。無財曰貧，無親曰窮，暫無曰乏，不續曰絕。皇氏曰：長無謂之貧，窮暫無謂之乏。絕王者，勸勉諸侯，聘問有名之士，謂其德行純道術，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隱居不在位者也。賢者謂名士之次，亦隱者也。

長樂陳氏曰：孟春生氣未盛之時也，故命相布德施惠。而巳季春生氣方盛之時也，故天子布德行惠焉。然孟春兼言和令行慶，而此言德惠者，詳在於臣，要在於王故也。

嚴陵方氏曰：發倉廩所以賜貧窮，振乏絕而已。絕未至

於貧窮故於貧窮曰賜之則所以予之也於乏絕曰振之則貸之而已開府庫所以出幣帛將以聘名士禮賢者故也周天下以言聘名士禮賢者之廣勉諸侯則又欲諸侯之致力焉古者諸侯必歲貢士於天子以是勉之固所宜矣名士則有實之稱賢則有德之稱聘以問之禮以體之有德不止於有實禮則不止於問此重輕之別也夫春氣之散發極於是月也天子布德行惠至於發倉廩開府庫宜也

馬氏曰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則亦春省耕而補不足之意也然方周之時以鄉師調萬民之艱阨以司門養死政之老孤其天惠民病則又以司救施惠之邦之委積遺人掌之野之耨粟屋粟旅師聚之則所以待貧窮之絕者當其時矣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則所以出滯淹而助陽宣物也然養士以學馭臣以柄者古之道也及夫後世不能一於學然後以私恩聘名士不能用其柄然後以私敬禮賢者是其秦風乎

講義曰古者適有賢士則聘之如舜起於畝畝之中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管夷吾舉於士亦各因其所遇而舉之奚拘於季春

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脩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

鄭氏曰廣平曰原國也邑也平野也溝瀆與道路皆不得不通所以除水潦便民事也古者溝上有路

孔氏曰此既爲雨決水而云開通道路恐道路非可決之物故鄭云溝上有路言道達溝瀆之時須脩溝上道路案周禮遂人職云溝上有畛川上有路此言溝上有路是道

路之總名與彼別也

嚴陵方氏曰司空掌土之官凡此所命皆土之事故以命焉時雨應時之雨也方春物生需雨澤之時故其雨謂之時雨時雨然或過淫則趨下之水反上騰而爲災故命以豫備之術也循行則行之有序也周視則視之無遺也脩利則脩而利之使無害道達則道而達之使無壅開通則開而通之使無窮皆欲其無有障塞而已障言蔽顯以爲隱塞言室虛而爲實凡此皆豫備水災之術也

田獵置罟羅網畢翳餒獸之藥母出九門

鄭氏曰爲鳥獸方孕乳傷之逆天時也獸母曰置罟鳥母曰羅網小而柄長謂之畢翳射者所以自隱也凡諸母及毒藥禁其出九門明其常有時不得用耳天子九門者路門也應門也雉門也庫門也臯門也城門也近郊門也遠

卷十八

禮記集說卷四十一

三

通志堂
公止

郊門也關門也今月令無罟翳爲弋

孔氏曰畢所以掩兔以其似天上畢星故謂之畢此等之物四時常有於季春之時不得用耳九門自路門臯門以內皆宮室所在非田獵之處亦禁羅網毒藥者此等門內雖是宮室所在亦有林苑及空間之處得有之矣

嚴陵方氏曰慮其傷乎乳之性故田獵之具制之使毋用餒則委之以食而毒焉故以藥言之也

山陰陸氏曰王城面各三門南北九經東西九緯若今朱雀門三經經各一門是已考工記曰匠人營國王城九里國中九經九緯母出九門謂母出此門也

是月也命野虞母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籩筐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母有敢惰

鄭氏曰無伐桑柘愛蠶食也野虞謂王田及山林之官鳴鳩飛且翼相擊趨農急也戴勝織紝之鳥是時恆在桑皆蠶將生之候也言降于桑者若時始自天來重之也曲薄也植槌也皆養蠶器也后妃親採桑示帥先天下也東鄉者鄉時氣也是明其不常留養蠶也留養者所卜夫人與世婦婦謂世婦及諸臣之妻也內宰職曰仲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女外內子女也夏小正曰妾子始蠶執養宮事毋觀去容飾也婦使縫線組紉之事登成也敕往蠶者蠶畢將課功以勸戒之

孔氏曰案釋鳥云鴝鳩鶉郭景純云鴝音九物反鶉音嘲鶉鶉似山鶉而小青黑色短尾多聲一名鳴鳩戴勝一名鴝鳩案釋鳥云鴝鳩戴雋郭景純云雋即頭上勝今呼爲戴勝曲植籩筐案方言云宋魏陳楚江淮之間謂之曲

自關而西謂之薄故云曲薄方言註槌縣蠶薄柱也宋魏陳楚江淮之間謂之植自關而西謂之槌養蠶南北東西無所不在今后惟東面採桑故鄭知不常留養蠶也祭義云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是常留養蠶者此經是季春躬桑內宰云仲春者以仲春既帥命婦躬桑浴種至季春又更躬桑浴蠶也外內子女者外子女謂王外姓甥之女內子女謂王之同姓子女則周禮之外宗內宗皆以嫁有爵者是也分繭稱絲是課效其功故云以勸戒之

嚴陵方氏曰野虞周官之山虞以主在野之事故曰野謂之虞已見虞人入澤梁解齊戒則所以神明其事矣東鄉則所以迓時氣也以致曲而織故曰曲以取直而立故曰植籩則席之粗者筐則管之方者凡此皆蠶具省婦使者不煩以他役也凡此欲一意於蠶以勸其事而已蠶事既

登者事畢而登比年之數也與曲禮年穀不登之登同義分蘭所以使之繅稱絲所以使之織效其功之多少以共郊廟之服無有敢惰敬之至也祭統曰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蓋謂是矣此言共服孟夏言給蓋以后妃之繅絲而爲祭服則所以致其恭而已故曰共以貴賤之繅稅而爲祭服則可以取足焉故曰給祭服不止於郊廟共給止以郊廟爲言者以外祭莫重於郊內祭莫重於廟故也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

鄭氏曰工師司空之屬官也五庫藏此諸物之舍也量謂物善惡之舊法也幹器之木也凡輶幹有當用脂良善也孔氏曰周禮考工記無工師以司空掌工巧此稱工巧師長故鄭知司空之屬五庫者各以類相從金鐵爲一庫皮

五百四

禮記集說卷四十一

五

通志堂
如

革筋爲一庫角齒爲一庫羽箭幹爲一庫脂膠丹漆爲一庫此等之物善惡先有舊法當審察之故云審五庫之量但器之材樸總謂之幹故鄭云幹器之木周禮弓人凡折幹止謂弓幹與此異也

嚴陵方氏曰工師百工之師也與孟子言得大木之工師同義故命之令百工焉五庫之量則百工所治之材也故令之使審焉五庫以五材而得名蓋金鐵之類皆不離於五材故也先儒遂別而爲五拘矣不謂之材而謂之量者以其材各有所受故也

山陰陸氏曰五庫五兵之庫也此言兵器後言祭器尚禁淫巧如此況用器乎量所容也度其所容爲之廬陵胡氏曰脂以柔皮革春秋傳腦所以柔物

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

鄭氏曰咸皆也於百工皆理治其事之時工師則監之日號令之戒之以此二事也悖猶逆也百工作器物各有時逆之則不善時者若弓人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冬定體之屬也淫巧謂僞飾不如法也蕩謂動之使生奢泰也孔氏曰此時天氣和適百工造作器物當因氣序無得悖逆於時使物不牢固又所作器物當依舊常無得有作淫過巧妙以蕩動在上使生奢泰之心也

嚴陵方氏曰百工咸理則使之各治其事也監工日號則慮其惰於事也工固有巧也然過乎巧則爲淫矣以其淫故足以蕩上心焉此與孟冬皆言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者此則因其作而戒之彼則因其成而又戒之

講義曰古者工執藝事以諫苟作爲淫巧其何以諫於上乎此所以使百工咸理治其事而監工日以號令之也

五言廿八
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

鄭氏曰大合樂者所以助陽達物風化天下也其禮云今天子以大射郡國以鄉射禮代之

嚴陵方氏曰合言備衆樂而合之也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則以其大合故也於大合吹而不率之者以不若合樂之備故也於釋菜亦率之者謹其行禮之始故也餘見孟春命樂正入學習舞解

馬氏曰凡樂陽聲也春陽中也大合樂必待陽中之末則中聲之所止也蓋中聲以降非和平君子弗聽也

山陰陸氏曰季冬所謂大合吹即此所謂大合樂或言吹或言樂相備也單舉則言吹雜舉則言樂吹非無舞也舞非無吹也合舞合吹非無樂也因其所主言之異爾

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

鄭氏曰累騰皆乘匹之名是月所合牛馬謂繫在廐者其牝欲遊則就牧之牡而合之以在牧而校數書之明出時無他故至秋當錄內且以知生息之多少也

孔氏曰季春陽將盛物皆產乳故合以所累之牛相騰逐之馬遊此繫牧之牝於牧田之中就牡而合之其在廐牝馬須擬乘用者則不放之既遊牝于牧之後畜皆在野所有犧牲及小馬之駒小牛之犢皆書其見在之數至秋畜產入時知其舊數欠少與否及生息多少

麗陵方氏曰累牛者累繫之牛騰馬者騰躍之馬牛善順故以累言之馬善走故以騰言之合牛馬而遊牝于牧則所以順陰陽之性且欲其孳生之蕃也牧蓋畜養之地然周官牧師之掌牧通淫乃在中春者鄭氏謂秦地寒涼萬

音八

禮記集說卷四十一

七

通志堂
天池

物後動理或然也

山陰陸氏曰言遊牝則牡雖在牧不得遊也蓋嗜欲不制則雖有龍牡猶將耗矣遊雖牛馬之貞性也即若牡連之以羈串編之以阜棧亦豈可以少哉

命國難九門礫攘以畢春氣

鄭氏曰此難難陰氣也陰寒至此不止害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行歷昂昂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伏則厲鬼隨而出行命方相氏帥百隸索室毆疫以逐之又礫牲以攘於四方之神所以畢止其災也王居明堂禮曰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氣

孔氏曰天氣左轉故斗建左行謂之陽氣日月右行比天爲陰故曰陰氣右行此月初日在胃月中從胃歷昂元命包云大陵主尸石氏星經大陵主死喪

嚴陵方氏曰難所以難陰慝而毆之周官方相氏帥百隸而時難以狂大爲之則狂疾以陽有餘唯陽有餘足以勝陰慝故也裂牲謂之磔除禍謂之攘必於九門則欲陰慝之出故也凡此皆慮春氣之不得其終也故曰以畢春氣此之所難則難陰慝之作於春者也仲秋又難則難陰慝之作於秋者也季冬又難則難陰慝之作於冬者也獨夏不難則以陽盛之時陰慝不能作故也春曰以畢春氣者言畢其功於前也故於季月秋於仲月言達者言達其道於外也冬曰以送寒氣者以一歲之往故以送言之亦行之於季月不曰冬氣而曰寒氣者以時言曰冬以氣言曰寒而寒則積陰之所成也一歲陰慝之盛未有甚於此時者故本其積陰之氣而言之其難特謂之大蓋所難而毆之者邪氣也達之送之者正氣也白畢曰達曰送言雖不同皆不過遂其正氣而已春曰磔攘冬曰旁磔者以大難故旁又磔焉不特九門故也秋雖不言從可知矣春曰命國秋曰天子冬曰命有司又何也蓋天子之難爲國而已非自爲之也委之有司而已故言之序如此且互相備矣

山陰陸氏曰言國則九門不在郊之外明矣

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蕭國有大恐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蚤降
兵革並起

鄭氏曰寒氣時發草木皆蕭丑之氣乘之也肅謂枝葉縮粟大恐謂以水訖相驚疾疫不雨未之氣乘之也六月宿直鬼鬼爲天尸時又有暑也山陵不收高者嘆於熱也沈陰淫雨戍之氣乘之也九月多陰淫霖也雨三日以上爲霖兵革陰氣盛也

孔氏曰寒氣時發天災也草木皆肅地災也國有大恐人災也冬氣來乘水欲來至季春是土土能制水故訛言相驚水竟不至也民多疾疫人災也時雨不降天災也山陵不收地災也沈陰淫雨並天災也兵革人災也

嚴陵方氏曰冬之氣爲寒故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則寒氣之所稟故也國有大恐則寒氣之所制故也亢陽之氣襲於人故民多疾疫陽亢而爲旱故時雨不降山陵之物不收特言山陵則以高者尤易被旱故也天多沈陰則感少陰之氣故也陽爲暘陰爲雨故淫雨早降兵革並起則金氣動故也

山陰陸氏曰春氣尚淺而行冬令爲害猶可深則甚矣益深則又甚矣據首種不入麥乃不熟草木皆肅他攷此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且婺女中

五書四六

禮記集說卷四十一

九

通志堂
方氏

鄭氏曰孟夏者日月會於實沈而斗建巳之辰

孔氏曰三統曆四月節日在畢十二度昏軫四度中去日二百一十四度旦虛三度中四月中日在井初度昏角六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七度旦危六度中元嘉曆四月節日在畢十一度昏翼十度中且女三度中四月中日在畢十五度昏軫十度中且虛九度中畢者案律歷志立夏日在畢十二度昏翼中者日旣在畢十二度畢有十六度而終則中取五度腎二度參九度井三十三度鬼四度柳十五度七星七度張十八度計從畢十二度至翼初總九十三度言昏三月之時昏中之星九十八度四月日漸長校三月三刻則昏中之星去日多校一刻半餘以度言之則校五度則四月昏中之星去日合有一百二度計翼星中之時當在翼十二度也 諸家說見孟春

其日丙丁

鄭氏曰丙之言炳也日之行夏南從赤道長育萬物月爲之佐時萬物炳然著見而强大又因以爲日名焉易曰齊乎巽相見乎離

孔氏曰鄭引易證丙丁是著明之義

諸家說見孟春

其帝炎帝其神祝融

鄭氏曰此赤精之君火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炎帝大庭氏也祝融顓頊氏之子曰犁爲火官

孔氏曰春秋說云炎帝號大庭氏下爲地皇作耒耜播百穀曰神農也又案昭二十九年左傳云顓頊氏有子曰犁爲祝融杜註云祝融明貌

諸家說見孟春

音空

禮記集說卷四十一

十

通志堂
方爾英

其蟲羽

鄭氏曰象物從風鼓葉飛鳥之屬

諸家說見孟春

其音徵

鄭氏曰三分宮去一以生徵徵數五十四屬火者以其徵清事之象也夏氣和則徵聲調樂記云徵亂則哀其事勤孔氏曰宮數八十一三分分之各二十七去二十七餘有五十四也數少爲清羽數最少爲極清徵數次少爲微清徵於清濁爲第四事於尊卑亦爲第四詳見孟春

律中中呂

鄭氏曰孟夏氣至則中呂之律應中呂者無射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周語曰中呂宣中氣

孔氏曰無射之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三分益一以生中呂於無射四寸之內取三寸益一寸爲四寸餘有整寸一又有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以六千五百六十一各三分之則一寸分爲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也六千五百二十四分各三分之則爲一萬九千五百七十二又整一寸分爲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二併之總爲三萬九千二百五十五也更三分之一分有一萬三千八十五上生者三分益一以一萬三千八十五益上之數總爲五萬二千三百四十四積分之數然後除之爲寸一寸除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則二寸除二萬九千三百六十六爲二寸通前爲六寸餘有一萬二千九百七十四不成寸是中呂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也

禮記

禮記集說卷四十一

十一

通志堂
孔云

長樂陳氏說見孟春

其數七

鄭氏曰火生數二成數七但言七者亦舉其成數

孔氏說見孟春

其味苦其臭焦

鄭氏曰火之臭味也凡苦焦者皆屬焉

諸家說見孟春

其祀竈祭先肺

鄭氏曰夏陽氣盛熱於外祀之於竈從熱類也祀之先祭肺者陽位在上肺亦在上肺爲尊也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之禮先席于門之與東面設主于竈墜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於主西又設盛于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二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如祀尸

之禮

孔氏曰案少牢及特牲禮皆竈在廟門外之東西面北上鄭註祀竈之禮以下皆逸中霤禮文門之奧謂廟門外西室之奧祀尸在戶內故祭在廟室之奧祀竈在門外故設主在門室之奧竈徑謂竈邊承器之物以土爲之制謂截剖心肝皆鬲上之物故從肺類俱置俎上奠於主西設盛謂黍稷盛之於簋祭必三者以禮成於三故也上祀尸云祭內三肺一腎再此云祭肺心肝各一亦爲內祭三也禮實之於尊祭二者始扱一祭又扱再祭筵前謂初設廟室與之筵前唯特牲少牢鼎當陳于廟門室之前稍東西向執俎者以俎就鼎載內入設于筵前在菹醢之東其黍稷等設于俎南北唯云祭黍或無稷也此配竈神而祭者是先炊之人禮器云竈者是老婦之祭

四頁五

禮記集說卷四十一

十一

通志堂
孔云

諸家說見孟春

螻蝻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螻蝻蛙也王瓜草絜也今月令云王莧生夏小正云王萑秀

孔氏曰案周禮蝻氏鄭司農註云蝻蝦蟇玄謂今御所食蛙也王瓜草絜者本草文此物記時先生在月初後者在月末以次相配餘皆倣此

嚴陵方氏曰蚯蚓至陰之物故感正陽之氣而出焉王瓜南方之果也而其色赤苦菜南方之菜也故其味苦一則感火之色而生一則化火之味而秀

馬氏曰螻蝻鳴則陰而伏者乘陽而鳴也蚯蚓出則陰而屈者乘陽而仰也王瓜生則陽物之可以勝陰邪者也故其爲色赤苦菜秀則火炎上故其爲味苦

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鄭氏曰明堂左个大寢南堂東偏也菽實孚甲堅合屬木雞才畜時熟食之亦以安性也粗猶大也器高大者象物盛長

孔氏曰路與服言朱駟與旂及玉言赤者色淺曰赤色深曰朱路與衣服人功所為染必色深故云朱玉與駟馬自然之性皆不可色深故云赤旂旂雖人功所為染之不須色深故亦云赤鄭註儀禮云朱則四入是朱深於赤也

諸家說見孟春

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

賈生

禮記集說卷四十一

十三

通志堂

鄭氏曰迎夏祭赤帝赤燁怒於南郊之兆也不言帥諸侯而云封諸侯諸侯時或無在京師者空其文也祭統曰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今此行賞可也而封諸侯則違於古封諸侯出土地之事於時未可似失之

孔氏曰諸侯當迎夏之時或無在京師者故空其諸侯之文諸侯既無而得封者鄭云或無則容有在者故得封也或者諸侯身雖不在遙封之

山陰陸氏曰於天子言無不欣悅於相言無有不當亦言之法

金華應氏曰案樂記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而東郊亦順景風以行賞則疏封於盛夏古之遺禮也蓋封爵以是時而出命而田邑至秋始割耳要之

其可以待時而賞特其功之常者其非常者自不容緩司馬法所謂賞不踰時是也

乃命樂師習合禮樂

鄭氏曰為將飲酎

孔氏曰不云是月者承上是月立夏之文自此下至必當其位皆立夏之日處分也

山陰陸氏曰不言樂正不嫌也即習樂習舞言樂師嫌樂正不與

講義曰習之者欲禮樂之器用為習孰也合之者欲禮樂之器用為諧和也此特禮樂之文而已

命大尉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

鄭氏曰助長氣也贊猶出也傑俊能者也遂猶進也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大尉秦官則有大尉今俗人皆云周公作

禮記

禮記集說卷四十一

十四

通志堂
廿
明

月令未通於古爵祿必當其位使順之也

孔氏曰贊是贊佐之義傑俊或未仕沈滯者故鄭云出賢良或職卑位下故云遂賢良謂有德行傑俊謂多才藝蔡

氏辨名記曰十人曰選倅選曰俊萬人曰傑尹文子及毛詩傳皆云萬人為英舉長大者謂用長大之人

嚴陵方氏曰大尉即古司馬也司馬政官必命之取人者蓋取人將以為政故也王制言司馬辨論官材與此同意

贊之遂之舉之不可以虛拘也則必有爵以馭其貴有祿以馭其富焉故繼之以行爵出祿也爵必當有德之位祿

必當有功之位也且天子春始出幣帛以聘名士禮賢者而已至此然後行爵出祿焉固其序也

馬氏曰傑者其才特者也俊者敏於德者也佐上利下宜為人臣者賢也苟志於善焉者良也體仁而能元者長也

充實而有光輝者大也爵祿者所以詔王馭羣臣者也此曰大尉非古也

廬陵胡氏曰習禮樂亦在學仲春習樂命樂正此命樂師輕也遂達也書顯忠遂良長大謂學長德大者

是月也繼長增高母有壞墮母起土功母發大衆母伐大樹鄭氏曰繼長增高謂草木盛蕃廡也母起土功發大衆爲妨農蠶之事母有壞墮伐大樹皆爲逆時氣也

孔氏曰王者施化當繼續長養之道謂勸民長養增益高大之物謂勸其種殖

馬氏曰萬物所以長而高者陽上達故也長之者天地也所以繼長者人也高之者天地也所以增高者人也故曰人終天地之功者此也欲其長則勿壞焉可也欲其高則勿墮焉可也起土功發大衆伐大樹則所以壞墮之也

四書

禮記集說卷四十一

十五

通志堂
甘先

山陰陸氏曰母伐大樹雖伐小樹可矣據此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謂其大者也

講義曰南方之火盛德在焉土之所恃以生者亦四季最旺之時也起土功則非所以滋土之氣而撫土之辰發大衆則妨農桑之事而違其時代大木則逆其生理壞其成材故也

是月也天子始絺

鄭氏曰初服暑服

嚴陵方氏曰絺以涼而可以禦暑裘以溫而可以禦寒孟夏者暑之始也故言始絺孟冬者寒之始也故言始裘

命野虞出行田原爲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母休于都

鄭氏曰命野虞重救之命農勉作急趨於農也縣鄙鄉遂

之屬王民者也

孔氏曰遂人職云五鄩爲鄩五鄩爲縣縣二千五百家鄩五百家是遂之屬今鄭云鄉遂之屬經直云遂屬舉遂以包鄉故鄭兼云鄉也

嚴陵方氏曰野虞外官也故出行田原司徒內官也故循行縣鄙以在外也故曰出以在內也故曰循而已農亦民也然民不止於農以農營其事之勞也故勞之欲民趨其事之樂也故勸之皆欲無失其事而已都者君子之所居鄙者野人之所居農以力耕而養人則野人之事也禁之使母休于都則於農不能無所彊矣故曰勉作也

馬氏曰勸民則勸其爲耕事者也命農勉作則勉其無所說于都者也彼欲爲而我道之者勸也非其志而我彊之者勉也

四頁六

禮記集說卷四十一

十六

通志堂

廿伍

廬陵胡氏曰勞其勞者勸其惰者講義曰因其時事而教教之以爲有秋之望農若失其時而休逸于都市亦何望歲成之有

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

鄭氏曰爲傷蕃廡之氣也

嚴陵方氏曰四時四田夏曰苗以其爲苗除害故也故此言驅獸毋害五穀焉旣曰驅獸而又曰毋大田獵者以雖可田獵而不可大爲之故也若秋獮冬狩則爲大矣講義曰猛獸多害五穀故驅逐之使歸山林也禮蜡祭迎虎而祭之爲其食田豕而去害稼之獸也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雖夏之時田狩之事有所不免焉蓋爲供乾豆賓客充君庖之用也若大田獵恐傷蕃盛之物故禁止之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

鄭氏曰登進也麥之新氣尤盛也以彘食之散其熱也彘水畜

嚴陵方氏曰以彘嘗麥者以水勝火也仲夏以雛嘗黍者以木生火也仲秋以犬嘗麻者以金勝木也季秋以犬嘗稻者以金合金也夫勝所以治之生所以養之合所以和之故食齊得其宜焉先薦寢廟見仲春解

廬陵胡氏曰麥性蘊毒故王制薦麥以魚而此嘗麥以彘宣其毒也嘗穀必薦寢廟一食不敢忘親

是月也聚畜百藥靡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鄭氏曰聚畜百藥蕃廡之時毒氣盛也舊說云靡草薺葶藶之屬祭統曰草艾則墨謂立秋後也刑無輕於墨者今以純陽之月斷刑決罪與母有壞墮自相違似非出輕繫崇寬也

五百七

禮記集說卷四十一

十七

通志堂

甘簡

孔氏曰以其枝葉靡細故云靡草引祭統以下者證此月不當斷薄刑決小罪

嚴陵方氏曰周官醫師掌聚毒藥則孟夏蕃廡之時其可以以不聚畜百藥乎然藥之可採者不必皆在孟夏則以蕃廡之時所可採者為多故也凡物感陽而生者則彊而立感陰而生者則柔而靡謂之靡草則至陰之所生也故不勝至陽而死凡物生於春長於夏而成於秋而麥獨成於夏故於是月言麥秋至蓋於時為夏於麥為秋故也猶季春之月非歲單之時也而祭義言歲既單矣者以贊歲之大功畢於此故也刑主國言罪主人言薄者對厚之辭小者對大之辭輕者對重之辭方正陽之月於陰事未宜大有所施設故也

山陰陸氏曰神農始嘗草木一日遇七十毒得穀以養民

得藥以攻疾藥所以毒之故聚畜在孟夏穀所以亭之故收斂在孟秋所謂亭毒亭之以溫涼毒之以寒暑謂之靡草者以其靡故至是而死蔡邕曰百穀各以其初生爲春孰爲秋薄刑謂若不應五刑其刑薄麗于五罰之類鄭氏引草艾則墨蓋非是然則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是亦仁義是乃所以繼長增高也且言靡草死麥秋至而後言斷薄刑決小罪蓋亦因時順氣

廬陵胡氏曰案書明審用刑無若舜但云母殺不辜不云刑必秋冬亦不云夏不當刑也有大姦惡於此義在必戮過今日便不可而曰必俟立秋可乎若夫大姦大惡可以議獄緩死則盛夏勿論可也

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

五音四

禮記集說四十一

十八

通志堂
甘簡

鄭氏曰后妃獻繭者內命婦獻繭於后妃收繭稅者收於外命婦外命婦雖就公桑蠶室而蠶其夫亦當有祭服以助祭收以近郊之稅耳貴賤長幼如一國服同

凡氏曰后妃獻繭者謂后妃受內命婦之獻繭知非后妃獻繭於王者祭義曰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以獻於夫人是夫人不獻繭也內命婦既已獻繭乃收外命婦之賦稅外命婦雖受公桑蠶室而蠶既是官家之桑繭應全入於己所以有稅者以其夫亦當有祭服官家所給故輸繭稅以供造之但稅寡少載師云近郊十一公桑在國比近郊故知收以近郊之稅也以桑爲均者言收稅之時以受桑多少爲賦之均齊桑多則賦多桑少則賦少貴謂公卿大夫之妻賤謂士之妻長幼謂婦老幼無問貴賤長幼出之時齊同如一皆十而稅一也鄭註國服同者案泉府

云凡賒者以國服爲之息國服謂國家貢賦服事在上各有等限謂之國服言貴賤長幼出繭稅俱以十一等限齊同故云國服同其受桑則貴賤異也貴者桑多賤者桑少皆計繭爲十一之稅所稅之物以供給天子郊廟之服皇氏曰外命婦既就公家之桑而養蠶則繭當悉輸於公所以惟皆稅其繭餘得自入者以其夫當有祭服以助王祭故令繭得自入以供造也

馬氏曰以桑爲均則上之所征者地守也其收有多寡厚薄則人功存焉以桑爲均則視其地守而已其爲人功之不至至我不爲之增損焉則亦勸其勤而督其怠之術也廬陵胡氏曰鄭謂后妃受內命婦獻繭非也據經云后妃獻繭則獻於王矣鄭以祭義云世婦奉繭以示於君遂以獻夫人是夫人不獻故云后亦不獻案天子尊於后妃若是月也天子飲耐用禮樂

諸侯與夫人體敵也不可以爲比又祭義云世婦獻繭於君則夫人不可獻也此不云世婦獻繭於天子則后妃自獻無疑也鄭又謂收外命婦繭稅案內宰職后妃帥外內命婦蠶則繭稅亦內外均何必外命婦是月也天子飲耐用禮樂

鄭氏曰酌之言醇也謂重釀之酒也春酒至此始成與羣臣以禮樂飲之於朝正尊卑也孟冬云大飲烝此言用禮樂互其文

孔氏曰酌音近稠稠醴厚故爲醇也詩豳風云爲此春酒至此始成左傳云朝以帥長幼之序若漢嘗酌及春秋見於嘗酌皆謂在廟祭而獻酌與此別也

嚴陵方氏曰孟夏之飲酌則以春作之事畢而燕樂以進衆物故也唯其進衆故謂之大飲烝焉凡燕樂則必用禮

樂矣於此特言之者以用之於是爲盛故也飲酎如此則飲烝從可知也

馬氏曰鄭人謂晉侯曰見於嘗酎與執燔焉則在廟者也
幽詩曰爲此春酒以介眉壽躋彼公堂稱彼兕觥則在朝者也
漢酎祭獻金宜亦在廟矣此天子飲酎用禮樂宜亦在朝矣

廬陵胡氏曰案漢嘗酎及春秋襄二十二年見於嘗酎皆在廟祭而獻酎食貨志云酎飲酒亦於廟然此不云獻酎祭廟而云飲者蓋夏月時祭用酎常禮也祭畢則飲故不云獻

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則草木蚤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蝗蟲爲災暴風來格秀草不實

鄭氏曰苦雨五穀不滋申之氣乘之也苦雨白露之類時物得雨傷四鄙入保金氣爲害也鄙界上邑小城曰保草木蚤枯長日促也大水敗城郭亥之氣乘之也蝗蟲暴風寅之氣乘之也必以蝗蟲爲災者寅有啓蟄之氣行於初暑則當蟄者大出矣格至也秀草不實氣更生之不得成也

孔氏曰苦雨數來天災五穀不滋地災四鄙入保人災也草木蚤枯地災後乃大水敗其城郭天災此二句共爲一事蝗蟲爲災秀草不實地災暴風來格天災也

嚴陵方氏曰陰氣之所召故苦雨數來謂之苦則以極備而爲人之所苦故也與詩所謂甘雨異矣夫雨固足以滋五穀然至於苦則適所以傷之故言五穀不滋也四鄙入保者與莊子言小國入保同義鄙則邑之在外者保則城

禮記集說卷第四十二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元中且危中

鄭氏曰仲夏者日月會於鶉首而斗建午之辰也

孔氏曰案三統曆五月五日在井十六度昏氏二度中去

日一百一十九度且室三度中五月中日在井三十一度

昏房二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九度且奎十一度中元嘉曆

五月五日在井三度昏角十度中且危九度中五月中日

在井十八度昏氏五度中且室五度中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

鄭氏曰蕤賓者應鍾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六寸八十一

分寸之二十六仲夏氣至則蕤賓之律應周語曰蕤賓所

以安靜神人獻酬交酢

孔氏曰應鍾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上生蕤賓三

法言

禮記集說卷四十二

一

通志堂
尚善

分益一取應鍾三寸更益一寸為四寸其二十七分寸之

二十各三分之則一寸分為八十一分也二十七分寸之

二十則為八十一分寸之六十其整寸一為八十一分又

以六十分益之總為一百四十一分更三分益一分有

四十七更以四十七益前一百四十一分總為一百八十

八分是為積分之數除之為寸除八十一分則一百六十

二分為二寸益前四寸為六寸餘有二十六分不成寸故

云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也 何氏眉曰周

語安靜神人獻酬交酢者乾九四是月陽反於下為復陰

生陽中為姤各應其時所以安靜是安靜神人也陰生為

主陽謝為賓賓主之象獻酬之禮獻酢又酬之陰陽代謝

之義也詳見孟春

長樂陳氏曰由殷以前音不過五至武王伐殷歲在鶉火

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辰天竈自鶉及駟
七列南北之撥七同於是以致聲招之而有七音之律故黃
鍾爲宮大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
變宮蕤賓爲變徵此音所以有七也應鍾陰之終蕤賓陰
之始則應鍾變陰而將之陽蕤賓變陽而至於陰此應鍾
蕤賓所以爲變也

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小暑至螳蜋生鶉始
鳴反舌無聲

鄭氏曰螳蜋蟪蛄母也鶉博勞也反舌百舌鳥皆記時候
也

孔氏曰案釋蟲云不蠲蟻蟻其子蟬蛸孫炎云蟻蟻螳蜋
一名不蠲李巡云其子名蟬蛸故云蟪蛄母詩七月鳴鶉
箋云百勞鳴將寒之候五月則鳴幽地晚寒鳥物之候從

九百
禮記集說卷四十二
通志堂
陶善

其氣焉反舌鳥春始鳴至五月稍止其聲數轉故名反舌
嚴陵方氏曰暑極於季夏則進未極之時尚爲小矣故於
此言小暑螳蜋蟪蛄皆陰類也故或感微陰而生或感微陰
而鳴焉反舌蓋百舌也必能反覆其舌而爲百鳥語故謂
之反舌然其鳴也感陽中而發故感微陰而無聲焉

馬氏曰是月也一陰生而慝作螳蜋生則慝之有見乎形
者也鶉始鳴則慝之有聞乎聲者也反舌無聲則以陽數
而作者以陰收而息

山陰陸氏曰無聲非不鳴也雖鳴無聲

天子居明堂大廟乘朱路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
菽與雞其器高以粗養壯佼

鄭氏曰明堂大廟南堂當太室也養壯佼助長氣也

孔氏曰壯謂容體盛大佼謂形容佼好以盛夏長養之時

故養壯佼之人助長氣也

嚴陵方氏曰萬物生於春而長於夏故於形色如此先王裁成之道亦養之使成而已

山陰陸氏曰夏養壯佼冬養耆老可知蓋大化有四春生夏壯佼秋老冬死二

是月也命樂師脩鞀鞀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笙簧筮箎鐘磬祝敔

鄭氏曰為將大雩帝習樂也脩均執調飭者治其器物習其事之言

孔氏曰鞀或為鼗周禮注云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鞀者周禮雷鼓鼓神祀之屬是也劉熙釋名云鞀導也所以導樂作鞀禪也禪助鼓節鼓廓也張皮以冒之其中空廓琴者釋樂云大琴謂之離廣雅云琴長三尺

五百十八

禮記集說卷四十二

三

通志堂
高元

六寸六分五弦瑟者釋樂云大瑟謂之灑郭景純云瑟長八尺一寸二十七弦管者釋樂云大管謂之籥音驕郭氏云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鄭註周禮云管如篴而小併兩而吹之簫者釋樂云大簫謂之言郭氏云編二十二管長尺四寸千盾也戚斧也戈鉤子戟羽鳥羽周禮羽舞皇舞之屬是也竿者鄭註周禮云竿三十六簧笙者鄭註周禮云十三簧釋樂云大笙謂之巢郭氏云箎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翹橫吹之廣雅云八孔鄭云箎七室簧者竿笙之名也氣鼓之而為聲鍾者釋樂云大鍾謂之鏞磬者釋樂云大磬謂之馨音囂以玉石為之祝者釋樂云所以鼓祝謂之止郭氏云祝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分寸中有椎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敔者釋樂云所以鼓敔謂之籟郭氏云敔如伏

虎背上有二十七鈕，錙刻以木，長尺，櫟之脩者，脩理舊物均者，均平其聲，執者操持，營爲調者，調和音曲，飭者整頓器物，故鄭云：治其器物，習其事之言也。

嚴陵方氏曰：脩之所以使治，飭之所以使正，均之所以使平，調之所以使和，執之所以待用，鞞、鞞鼓之與鍾、磬，祝、敔其聲質而一，故脩、飭之而已。琴、瑟、管、簫、笙、笙、箎、簧，其聲文而雜，則必均調之焉。干、戚、戈、羽，以無聲持執之，待用可也。故言之別如此。

馬氏曰：鞞、鞞鼓，革也。非奏鼓者，鞞也。應聲者，鞞也。鍾、金也。磬、石也。琴、瑟者，絲也。祝、敔，木也。管、簫、笙、笙、箎、簧，此皆管也。聲在中，故謂之簧。簫、植、簧於柝，笙、植、簧於發，干、戚、戈、羽，則舞器也。

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

五百十三

禮記集說卷四十二

四

通志堂
高元堂

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

鄭氏曰：陽氣盛而常旱，山川百源能興雲雨者也。衆水始所出爲百源，必先祭其本，乃雩。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謂爲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鞞、鞞至柝，皆作曰盛樂。凡他雩，用歌舞而已。百辟，卿士古者上公。若句龍、后稷之類也。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亦脩雩禮以求雨。因著正雩，此月失之矣。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周冬及春夏雖早，禮有禱無雩。

孔氏曰：四月純陽用事，故制禮此月爲雩。縱時不早，亦雩。將欲雩祭，故先命有司祈祀山川百源，爲將雩之漸。重民之義也。雩音近吁，又女巫職云：凡邦之大，裁歌哭而請歌哭，則吁嗟之類。旱又是大裁，故須吁嗟求雨。以雩是祭大。

當從陽位五天總祭不可偏在四方故知在南郊也以春夏秋冬共成歲功不可偏祭一天故雩五精之帝以自外至者無主不正當以人帝配之大皞配靈威仰炎帝配赤熛怒黃帝配含樞紐少皞配白招拒顛頊配汁光紀故云配以先帝也案女巫巫云早曠則舞雩是用歌舞正雩則非唯歌舞兼有餘樂也百辟則古之上公國語云鯀爲崇伯而祭法有祀之文社稷五祀雖爲王朝卿士兼帶上公之官故左氏云封爲上公祀爲貴神是身爲百辟又爲卿士案左傳有社稷五官今鄭直云若句龍后稷不云句芒蓐收之等舉有益於民功之顯者言之也雩之與禱所以異者考異郵說云天子禱九州山川諸侯禱封內大夫禱所食邑又僖公三時不雨帥羣臣禱山川以過自讓凡雩必先禱故此經云乃命百縣祈祀山川百源始大雩帝是也

禮記集說卷四十二

五

通志堂
王安公

五百七十四

禱者不雩僖公二年冬十月及三年春正月夏四月直爲禱祭以非雩月故不雩

長樂陳氏曰禮有先其大而後其小者亦有先其小而後其大者先其大而後其小者異尊卑也禘而後時祭郊而後三望之類是也先其小而後其大者致敬文也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于頌官晉人將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惡池是也二者之禮雖殊其所以爲尊尊則一而已月令仲夏爲民祈祀山川百源然後大雩帝此致敬文之意也大雩帝然後命百縣雩祀此異尊卑之意也詩稱春夏祈穀于上帝春秋稱龍見而雩則四月也而月令則以仲夏周禮舞師掌教皇舞帥而舞早曠之事女巫早曠則舞雩凡邦之大哉歌吹而請舞與歌吹非盛樂也而月令則以盛樂蓋秦制與古異也此龍見而雩者常也周禮言

早曠之事而不言時所以待變也祈穀于上帝大雩也月
令言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小雩也考之春秋之法書大
事書大雩者蓋亦言大以見小也

嚴陵方氏曰此言大雩帝後又言大饗帝何也蓋雩所以
祈也饗所以報也祈必於仲夏者以陰生於午而物成之
始也所以祈物之成而已報必於季秋者以陽窮於戌而
歲功之終也所以報歲之功而已雩不必皆於帝也唯雩
於帝然後爲大雩饗不必皆於帝也唯饗於帝然後爲大
饗百縣謂畿內之邑天子之縣方百里以開方之法計之
千里之畿適百縣矣王判謂之天子之縣內者以此百辟
即諸侯也卿士即六卿也百辟卿士生有益於民者死亦
有益於民故命雩祀之以祈穀實也季春之祈實爲麥而
已至此又祈實則所祈者衆矣故以穀該之天子之雩及
於上帝百縣之雩止於百辟卿士此重輕之別也於百辟
卿士言祈穀實則雩帝之所祈又可知矣

禮記

禮記集說卷四十二

六

通志堂
王安公

馬氏曰山川百源則氣之鍾也百辟卿士則有功烈於民
而在祀典者皆與祭焉則所以爲民祈穀實者靡神不禱
也

山陰陸氏曰雩在四月今在中夏水涸在九月今在仲秋
記事之法也舉中則上下見書曰以殷仲春

廬陵胡氏曰春秋雩二十一無書四月雩者以其正月此
五月非矣

農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

鄭氏曰登進也此嘗雛也而云以嘗黍不以牲主穀也必
以黍者黍火穀氣之主也含桃櫻桃也

孔氏曰黍是火穀於夏時與雛同薦之如鄭此言則黍非

新成直取舊黍故下孟秋云農乃登穀註云黍稷於是始
熟明仲夏未熟也案月令諸月無薦果之文此獨羞含桃
者以此果先成異於餘物故特記之其實諸果亦時薦
嚴陵方氏曰雛蓋雞也以呂氏春秋見之必謂之雛者雞
以雛爲美故也若羊之類則以大爲美爾於配菽之食則
又曰雛者日之所食爲常時之所嘗爲暫固不能無貴賤
之別也亦見孟夏以蕪嘗麥解含桃朱櫻也以其受含陽
之色故以含陽之羞者以美物進之可羞於王公先薦寢
廟見仲春解

馬氏曰黍火穀也膳食之節或順所養而勿逆焉或制所
勝而勿過焉乃所以爲利也

今民毋艾藍以染毋燒灰毋暴布門閭毋閉關市毋索挺重
囚益其食

五音州

禮記集說卷四十二

七

通志堂
公止

鄭氏曰毋艾藍爲傷長氣也此月藍始可別毋燒灰爲傷
火氣也火之氣於是爲盛火之滅者爲灰毋暴布不以陰
功干大陽之事門閭關市順陽敷縱不難物挺猶寬也

孔氏曰種藍初必叢生此月藍旣長大始可分移布散故
鄭云可別也門謂城門閭謂二十五家爲閭關市停物之
所商旅或隱藏其物以辟征稅是月從長之時故不搜索
其物益其食挺重囚連文謂增益囚之飯食義當然也

嚴陵方氏曰藍可以染青仲夏方啓灌之時未宜艾故也
燒灰者燒物以爲灰也布雖名以陽之道然陰功之所成
爾暴謂暴之於日也暴布則以陰功于大陽之事矣挺重
囚益其食以暑氣將盛故寬貸之前言出輕繫此言挺重
囚何挺亦出也言繫則不必囚言囚則繫可知挺其囚則
猶在所繫也故言益其食焉

馬氏曰門閭母閉利宣也關帝母索不特察以窮民隱也
挺重囚益其食不以其罪廢不忍人之政也

山陰陸氏曰帛陰也布陽也凍陰也暴陽也凡養陽氣取
適於中而已雖不燒灰亦不暴布

游牝別羣則繫騰駒班馬政

鄭氏曰游牝別羣孕妊之欲止也繫騰駒爲其牝氣有餘
相蹄齧也馬政謂養馬之政教也廋人職曰掌十有二閑
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馳攻駒此之謂也

孔氏曰案校人職云天子十有二閑諸侯六閑大夫四閑
每閑馬有二百一十六匹

嚴陵方氏曰游牝別羣者以陰生故不欲耗陽也則繫騰
駒者所以防其相蹄齧也季春游牝於牧至仲夏別其羣
季春合累牛騰馬至仲夏繫騰駒故所宜矣前言馬而此

五言世

禮記集說卷四十二

八

通志堂
合止

言駒者繫至於駒則馬可知前言牛而此不言犢者以牛
性順無事乎繫之故也班馬政者若周官趣馬之簡其節
巫馬之治其疾校人之辨其屬廋人之掌其閑以至圉師
之所教圉人之所養莫不有政焉而故班之也班則制而
分之歟且馬火畜也班其政夏固宜矣周官馬職皆列於
夏官者亦此之意然於季秋又言之何也蓋夏之政則以
養爲主秋之政則以御爲主養於夏然後成於秋成於秋
然後可以御故也

山陰陸氏曰游非牝之正言游牝則牡可知則繫騰駒爲
將乘匹故禁之蓋當是時壯者倦游而少者作矣此自然
之理也然則暮年昏官猶欲與少年競是不知止者也

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止
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者欲定心氣百官靜事毋刑

以定晏陰之所成

鄭氏曰爭者陽方盛陰欲起也分猶半也掩猶隱翳也躁猶動也聲謂樂也進猶御見也易及樂春秋說夏至人主與羣臣從八能之士作樂五日今止之非其道也薄滋味母致和爲其氣異此時傷人也節者欲定心氣微陰扶精不可散也母刑謂罪罰之事不可以間晏安也陰稱安

孔氏曰此月之時日長之至極大史漏刻夏至晝漏六十五刻夜漏三十五刻是日長至也死生分者陰氣既起故物半生半死感陽氣長者生感陰氣成者死故於夏至日相與分也君子謂人君以下至在位士也齊戒所以敬道萌陰也處猶居也陰既始萌君子居處不顯露又不躁動恐干陰也歌樂華麗之事爲助陰靜故止之既止聲色故嬪房不得進御侍夕也亦爲微陰始動不可動於陰事也

五音名六

禮記集說卷四十二

九

通志堂
吳正生

案易緯通卦驗云夏至人主從八能之士或調黃鍾或調六律或調五音或調五聲或調五行或調律歷或調陰陽或調正德所行註謂於人衆之中取其習曉者而使之必知緯文作樂爲是者以周禮大司樂冬至祭天圜丘夏至祭地方澤皆作樂不云止樂故知月令非也滋味和謂氣味殊異他時可食此時傷人故薄滋味母致和也從君子齊戒至無刑以上皆是清靜止息之事所以正定身中安陰之所成就

嚴陵方氏曰陽生於子而其氣舒故晝刻多日浸長陰生於午而其氣促故晝刻少而日浸短以陰生於午則陽極於此故仲夏言日長至陽生於子則陰極於此故仲冬言日短至所謂冬至夏至者其名蓋出於此然而以刻數之則如是爾以景量之夏至日極北而在東其景尺有五

寸冬至日極南而在牽牛其景丈有三尺以爲長短之極則與此異矣蓋刻之長短由日出之早晚景之長短由日行之南北故也陰陽爭者以陰方來而與陽始相遇故爭也仲冬亦言之者以陽方來而與陰遇故也陽主生陰主死微陰既生則萬物向乎死矣故死生之理於是分也君子以陰陽方爭故宜潔誠居內退聽以待其定也仲冬言此而不言毋躁者以暑爲躁寒爲靜故於暑之時特戒之也止聲色者欲其視聽之專也毋或進者進即詩所謂進御也方解緩之時慮搖其精故戒之也薄滋味者主恂言則曰滋主人言則曰味和謂致五味而和之蓋方齊戒之時苟厚滋味而致和則或昏憤其志意也嗜發乎外欲動乎內皆主於心而已故節嗜欲所以定心氣靜事毋刑者不欲動而有爲也刑雖陰之事然用刑則動而有爲矣故

五百五十一

禮記集說卷四十二

十

通志堂
吳正生

君燕息安養以定晏陰之所成也陽造始而爲早陰代終而爲晏故曰晏陰始以生之終以成之故曰成也列子所謂晏陰之間時雖異而義亦同

金華應氏曰晏安也安靜之陰也陽生固貴乎安靜而陰

德本靜尤不可有所擾也

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

鄭氏曰又記時候也半夏藥草木堇王蒸也

孔氏曰釋草云椶木槿櫨木槿亦云王蒸其花朝生暮落嚴陵方氏曰鹿好羣而相比則陽類也故夏至感陰生而角解麋多欲而善迷則陰類也故冬至感陽生而角解此所以不同也蟬始鳴已見倉庚鳴解半夏生者蓋居夏之半而是藥生於是時故因以爲名木堇有別於堇草故以木言之以感微陰而榮故其華朝榮暮隕然經或曰秀或

曰華或曰生或曰榮何也以別於苗則曰秀以別於實則曰華以別於死則曰生以別於枯則曰榮其言各有所當也

是月也毋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

鄭氏曰陽氣盛又用火於其方害微陰也高明謂樓觀閣者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居高明以下皆順陽在上也

孔氏曰臺積土爲之所以觀望有大殿無室名曰榭

嚴陵方氏曰夏爲火旺之時南方火旺之方於旺之時而又用於旺之方則其氣火盛而害微陰之生故戒之居高明故可以遠眺望欲遠眺望故或升山陵或處臺榭也山陵則自然高明之所也臺榭則人爲高明之所也順陽在上故居處如此古者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亦以是而已臺榭之高亦必升也特以不若山陵之尤高故言處而已高明言居臺榭言處互言之也

去音

禮記集說卷四十二

十一

通志堂

公祀

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騰時起其國乃饑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

鄭氏曰陽爲雨陰起脅之疑爲雹子之氣乘之也盜賊攻劫亦雹之類五穀晚熟生日長卯之氣乘之也騰蝗之屬言百者明衆類並爲害草木零落酉之氣乘之也八月宿直昂畢爲天獄主殺果實早成生日短也民疫大陵之氣來爲害也

孔氏曰雹凍天災暴兵人災也五穀晚熟天災百騰地災國饑人災也草木零落果實早成地災民殃於疫人災也嚴陵方氏曰夏行冬令是以陰包陽也故雹凍傷穀道路

不通則冬爲閉塞暴兵來至則陰賊之感也春王生夏行
春令則生之日長生之日長故熟之時晚膳食苗葉春之
氣盛於未故蟲之爲害者特及葉而已五穀晚熟而又百
膳時起故其國乃饑也草木零落與果實早成皆秋之氣
候故也當盛暑之月而感秋氣則相薄而衆成疾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且奎中

鄭氏曰季夏者日月會於鶉火而斗建未之辰也

孔氏曰案三統歷六月節日在柳九度昏尾七度中去日
一百一十九度且婁八度中六月中日在張三度昏箕三
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七度且胃十四度中元嘉歷六月節
日在井三十二度昏房四度中且東壁八度中六月中日
在柳十二度昏尾八度中且奎十二度中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鍾

禮記集說卷四十二 十一 通志堂公批

鄭氏曰林鍾者黃鍾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六寸季夏氣
至則林鍾之律應周語曰林鍾和展百物俾莫不任肅純
恪

孔氏曰案律歷志黃鍾長九寸三分去一下生林鍾故林
鍾長六寸鄭引周語證林鍾之義案註云坤初六也林衆
鍾聚肅速純大恪敬言時務和審百事無有詭詐使莫不
任其職事速其功而大敬其職

諸家說見孟春

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温風始至蟋蟀居壁
鷹乃學習腐草爲螢

鄭氏曰温風始至以下皆記時候也鷹學習謂攫搏也夏

小正曰六月鷹始摯螢飛蟲螢火也

孔氏曰蟋蟀生於土中季夏羽翼稍成未能遠飛但居在

壁至七月則能遠飛在野案爾雅釋蟲云蟋蟀蝥也郭氏曰今促織於時二陰既起鷹感陰氣乃有殺心學習攫搏攫謂以足取物搏謂以翼擊物仲春言鷹化為鳩仲秋鳩化為鷹此云學習者亦自有真鷹可習也腐草得暑濕之氣故為螢不云化者鳩化為鷹鷹還化為鳩故稱化腐草為螢螢不復為腐草故不稱化李巡云螢火夜飛腹下如火光故曰即照

嚴陵方氏曰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季夏故溫風始至也然八風之氣坐於八方以應八節經止於孟春言東風季夏言溫風孟秋言涼風仲秋言盲風或言其方或言其氣或言其時而有詳略不同者特記時而已東風即條風也溫風即景風也盲風即闔闔風也然景風至以東風而此於仲夏言溫風始至者陽饒之意也餘見

五百十一

禮記集說卷四十二

十三

通志堂

天池

樂記解蟋蟀居壁則羽翼未成羽翼成則在野矣十月又入牀下者以順時而蟄故也鷹乃學習者以陰浸長故鷙鳥學習攫搏也效彼之為之謂學因性所有之謂習腐草為螢見鷹化為鳩解

馬氏曰溫風至則天地之仁氣極矣而薰然其和也蟋蟀居壁則陰陽始萬物以出入悉與時化而猶未動乎外也鷹乃學習則陽浸長而始鷙也其學習也亦其性所有也腐草為螢則木氣之餘乘火而化也

金華應氏曰物得氣之先殺氣未肅而鷙猛之鳥已習於擊迎殺氣之微也涼氣未至而鳴陰之物已居乎壁迎涼氣之微也

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路駕赤馵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鄭氏曰明堂右个南堂西偏也

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鼈命澤人納材葦

鄭氏曰四者甲類秋乃堅成周禮獻人職云秋獻龜魚龜人職又曰凡取龜用秋時是夏之秋也作月令者以爲此秋據周之時也周之八月夏之六月因書於此似誤也蛟言伐者以其有兵衛也龜言登者尊之也鼉鼈言取羞物賤也鼉皮又可以冒鼓材葦蒲葦之屬此時柔韌可取作器物也

孔氏曰此命漁師及仲夏養壯佼等皆是煩細之事或非止一月所爲故不言是月也

嚴陵方氏曰四者皆水族也故以之命漁師必於季夏者欲以盛暑之氣燥其皮甲利其耐久故也葦則荻之小者可緯以爲薄必擇其材者故以材言之命澤人納之則以生於澤故也

四百十五

禮記集說卷四十二

一四

通志堂
天地

馬氏曰周官攻龜用秋時則懼傷其字乳而又待以堅成之時也此用季夏非古也

山陰陸氏曰言於此抑怨氣焉君子退陰而進陽鄭氏謂書於此似誤非是周官秋則獻龜魚又曰凡取龜用秋時自其取之之時爾與此不同

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今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爲民祈福

鄭氏曰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百縣鄉遂之屬地有山林川澤者也秩芻也百縣給國養犧牲之芻多少有常民皆當出力艾芻養牲以供祠神靈爲民求福也皇天北辰耀魄寶冬至所祭於圓丘也上帝大微五帝

孔氏曰案周禮有山虞澤虞林衡川衡之官秩芻出於山林又季冬云收秩薪柴薪柴亦出於山林川澤鄭知百縣非諸侯而云知遂之屬者以取芻犧牲不可大遠故知是畿內鄉遂仲夏云命百縣雩祀則兼外內諸侯也此云鄉遂不兼公卿大夫之采邑也

嚴陵方氏曰四監者天子之縣內監郡之大夫也古者千里百縣縣有四郡郡使大夫監之故謂之四監春秋傳所謂下大夫受郡是也夫神降而爲靈謂之神則遠而尊之也謂之靈則近而親之也皇天上帝山川四方外事也故以神言之宗廟社稷內事也故以靈言之

馬氏曰四監則郊各以監有受其入也百縣則甸服之內所使納總銓秸服者也既卜而芻焉皆謂之牲將殺而告具焉皆謂之犧令民無不咸出其力則所謂祭祀者非獨

恭也謂民力之普存也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爲民祈福則爲民神之主也故帝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豈私福哉凡以爲民也

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黃蒼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僞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爲旗章以別貴賤等給之度

鄭氏曰婦官染人也采五色質正也良善也所用染者當得真采正善也旗章旌旗及章識也

孔氏曰案周禮婦官有典婦功典象染人等此據染采故鄭謂染人也染五色之采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

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然必以舊法故事無得有參差貸變此月暑濕染帛爲宜是秦法也周則於夏豫浸治染纁玄之色也至秋乃總染五色故染人云夏纁方秋

染夏是也上云黼黻文章下云黑黃蒼赤互相備也旌旗則周禮司常九旗是也章識者則周禮事名號故司常云官府象其事州里象其名家象其號鄭註引士喪禮以緇廣三寸長半幅頰末長終幅詩織文鳥章是也

嚴陵方氏曰掌染婦功故謂之婦官設色者采藍以爲青采沙以爲朱故謂之采黼黻見郊特牲解文章見仲秋解有所守謂之法有所因謂之故差則兩相雜之謂貸則兩相代之謂五色獨不及白者蓋染采必以所受者爲本不言白從可知矣以給郊廟祭祀之服則致美乎黻冕之意而與夫好潔其衣服者異矣衣服旌旗貴者從隆賤者從殺故言等隆非有餘殺非不足故言給有等有給各隨宜而度之故言度若天子龍袞諸侯黼之類所以別衣服貴賤等給之度也若王建太常諸侯建旂之類所以別旌旗主故也

馬氏曰染物爲五色者采也上制而用之下守而行之者法也昔以是而爲常則其後循焉者故也非其質謂之詐非其良謂之僞

山陰陸氏曰此亦周制也婦官謂若九嬪世婦之類蓋方此時纁事既畢於是命之染采祭義曰及良日夫人纁三盆手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纁遂朱綠之玄之黃之當此節也鄭氏謂染人也非是故舊法也凡質美則無所用僞用僞則質不美矣

講義曰質良者皆欲質實而良善則自然無詐僞矣舜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

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且以委左右股肱之臣明之
而不敢輕易者凡以此也若采之施於色者不以法度而
差貸或不質良而僞爲則何以事郊廟神祇何以別貴賤
等級以爲禮服乎

是月也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不可以興
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搖養氣
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
事則有天殃

鄭氏曰毋有斬伐爲其未堅韌也土將用事氣欲靜故興
土功合諸侯起兵動衆皆不可也大事謂興繇役以有爲
發令而待謂出繇役之令以豫驚民也民驚則心動是害
土神之氣土神稱曰神農者以其主於稼穡也水潦盛昌
神農將持功者言土以受天雨澤安靜養物爲功動之則

五音

禮記集說卷四十二

十七

通志堂
方攷

致害也孝經說曰地順受澤謙虛開張含臬任萌滋物歸

中

孔氏曰土雖寄王四季但南方火生中央土土生西方金
金火之間位當建未之月故鄭云上將用事氣欲靜也土
主稼穡者種曰稼斂曰穡蔡氏曰神農則炎帝非鄭義也
六月主未未值東井東井是水故六月而水潦盛昌也地
功由天若動地則致于災害故有天殃也

嚴陵方氏曰木之生也則樹及其死也則植此言其方盛
故曰樹木也方盛於夏則衰於秋矣虞人蓋山虞也行則
巡之也斬則絕之也伐則傷之而已毋有斬伐慮傷方盛
之氣也興土功合諸侯興兵動衆皆大事也故繼言毋舉
大事舉大事則人不安且搖養氣矣搖者振而蕩之之謂
夫萬物作於春而氣主生長於夏而氣主養故謂之養氣

發令而待謂預令之以事而使民有所待也以神農將持
功於秋發令而待則妨神農之事也神農者農之神若先
耆之類未主東井爲水故季夏有水潦之理焉蓋物生不
可加謂之盛陽出而在上謂之昌以物言則曰盛以道言
則曰昌夫興農功而用之於明者人也持農功而主之於
幽者神也水潦盛昌則百穀被其澤而向乎成矣故神農
將持其功也持有守意唯其成故可守也神農之事如此
苟舉大事以妨之則是違神逆天而天之災適當之矣
馬氏曰陰陽以氣相蕩搖則其搖之也乃以成之若人之
舉事不時以搖陰陽之氣則其搖之也乃以傷之方是時
也養氣方盛舉大事以振而蕩之則能無傷乎稼穡之事
神農主之彼以公義持歲功而我以人爲之私舉大事焉
是違天而召殃也

禮記集說卷四十二

十八

通志

方汝

五十四

山陰陸氏曰不言山以入山者據澤人納材葦變作言舉
言雖舉猶不得也據母作大事以妨農事神農之事與農
之事有間矣神農炎帝也變言神農以農之事爲正將持
功謂秋成在後

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
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

鄭氏曰潤溽謂塗濕也薙謂迫也芟草也此謂欲稼萊地
先薙其草草乾燒之至此月大雨流水潦畜於其中則草
死不復生而地美可稼也薙人掌殺草職曰夏日至而薙
之又曰如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可以糞田疇美土疆
者土潤溽膏澤易行也糞美互文耳土疆強築之地

孔氏曰大雨不云降云時行者降止是下耳欲言其流義
故云行行猶通彼也周禮立薙人使除田草五月夏至芟

殺暴之至六月合燒之故云燒薶也行水者其時大雨行於所燒田中仍壅過畜之以漬燒薶故云行水也先芟後燒又畜水浸漬之即草根爛死是利益得殺田中之草也日暴水於爛草田中水熱而洙沸如熱湯漬之鄭引薶人以水火變之者謂火燒水漬變此埆地爲肥也糞壅苗之根也穀田曰田麻田曰疇言爛草可以糞田使肥也疆墾磊塊難耕之地也此月可止水漬之乃壅糞之使田美也嚴陵方氏曰土爲火所蒸故潤既潤則水勝火反辱焉燒薶行水者燒薶其草以行水道薶謂翦之也水行於燒薶之餘故其利如以熱湯殺草也糞田疇美土疆者蓋言殺草之利也所謂疇者田以井授各有儔故也疆即草人所謂疆墾

山陰陸氏曰疆謂如強梁之強土疆言土之不可化者糞言能厚其力美言能善其性

通志堂

禮記集說卷四十二

十九

通志堂
周開

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效民乃遷徙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鷙四鄙入保

鄭氏曰穀實鮮落國多風效辰之氣乘之也未屬巽辰又在巽位二氣相亂爲害民遷徙象風轉移物也丘隰水潦戌之氣乘之也九月宿直奎奎爲溝瀆與此月大雨并而高下皆水也禾稼不熟傷於水也女災舍任之類敗也風寒丑之氣乘之也鷹隼蚤鷙得疾厲之氣也四鄙入保象鳥雀之走竄也都邑之城曰保

孔氏曰穀實鮮落謂鮮少墮落由風多故也此地災風效是天災遷徙是人災丘隰水潦及禾稼不熟地災也以其水氣多故也乃多女災人災也亦爲水傷舍任也丑未屬

巽又建丑之月大寒中故行冬令則多風寒此天災也鷹隼蚤鷺季夏地氣殺害之象地災也

嚴陵方氏曰鮮落即莊子所謂草木不待黃而落是也丑氣過盛故實有所不勝國多風效則與孟夏言暴風來格同義以多風故人肺受疾而效也民乃遷徙者以春主發散故也自下升上曰遷舍此適彼曰徙丘隰水潦以金生水故也曰丘隰以見高下皆被其害故禾稼不熟也種曰稼斂曰穡以其不熟故止言稼多女災者以純陰之氣過盛而反傷之也因風而後寒故曰風寒且異乎隆冬之時無風而寒矣以當暑而寒故曰不時鷹隼善擊必待秋焉以感疫厲之氣故早鷺於夏也四鄙入保已見孟夏解蓋春夏主出秋冬主入故也

山陰陸氏曰國多風效變民言國國通於上若多疾病多瘡疾多飢饉多疥癬於言民爲宜

三百十

禮記集說卷四十二

二十

通志堂
周開

禮記集說卷四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禮記集說卷第四十三

中央土其日戊己

鄭氏曰火休而盛德在土也戊之言茂己之言起也日之行四時之間從黃道月爲之佐至此萬物皆枝葉茂盛其含秀者抑屈而起故因以爲日名焉

孔氏曰夫四時五行同是天地所生而四時是氣五行是物氣是輕虛所以麗天物體室礙所以屬地四時係天年有三百六十日則春夏秋冬各分居九十日五行分配四時布於三百六十日間以木配春以火配夏以金配秋以水配冬以土則每時輒寄至十八日也雖每分寄而佐本未宜處於季夏之末金火之間故在此陳之也雖處於夏末而實爲四行之主不可沒其生用之功故因以爲日名也鄭註日之行四時之間從黃道月爲之佐者案考靈耀

五百四十五

禮記集說卷四十三

通志堂

劉良公

春則星辰西遊謂星辰在黃道之西遊也日依常行在黃道之東至季春之月星辰入黃道復其正處日依黃道而行是春夏之間日從黃道夏則星辰北遊謂星辰在黃道之北遊也日依常行在黃道之南至季夏星辰入黃道復正位日依常行黃道是夏秋之間日從黃道也秋則星辰東遊謂星辰在黃道東遊日依常行在黃道之西至季秋星辰入黃道還復正位日依黃道而行是秋冬之間日從黃道也冬則星辰南遊謂星辰在黃道南遊日依常行在黃道之北至季冬星辰入黃道還正位日依常行黃道是冬春之間日從黃道也鄭註洪範云四時之間合於黃道月之行道與日同故云月爲之佐也

嚴陵方氏曰土每時各寄王十八日故九十日之間戊己之日各有九也以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土之

位與其序適居中央矣若周人兆黃帝於南郊迎土氣於季夏亦以是爾歷於立秋以前言土王用事即其事也中

央見王制解

橫渠張氏曰中央土寄王之說於理未安五行之氣分主四時土固多於四者然其運行之氣則均同諸儒見木金水火分主四時獨不見土之所主是以有寄王之說然中央土在季夏之末者以易言之八卦之位坤在西南致養之地當離兌之間離兌則金火也是以在季夏之末

其帝黃帝其神后土

鄭氏曰此黃精之君土宮之神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黃帝軒轅氏也后土亦顓頊氏之子曰犂兼爲土官

孔氏曰案昭二十九年左傳云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土官知此經后土非

五音

禮記集說卷四十三

二

通志堂

劉良公

句龍而爲犂者以句龍初爲后土後轉爲社后土官闕犂則兼之故鄭註大宗伯云犂食於火土以宗伯別云社稷又云五祀句龍爲社神則不得又爲五祀故云犂兼也

丘氏曰五行獨土神稱后者后君也位居中統領四行故稱君也案左傳云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則是句龍一人而配兩祭非謂轉爲社神也月令土旣是五行之神以句龍配之正與左傳文合康成失之於前穎達徇之於後皆非也然楚語曰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犂司地犂旣司地何不可配土蓋犂之司地兼其職爾非有功於土也若犂可配土則重亦可配天乎且犂爲火正而康成猶用兼之配土豈句龍土官乃不可以配土乎依左氏句龍配於兩祭不亦宜乎

其蟲倮

鄭氏曰象物露見不隱藏虎豹之屬恒淺毛

孔氏曰大戴禮云鱗蟲三百六十龍爲之長羽蟲三百六十鳳爲之長毛蟲三百六十麟爲之長介蟲三百六十龜爲之長倮蟲三百六十聖人爲之長象物露見不隱藏者以仲夏云可以居高明可以處臺榭至六月土王之時物轉壯大露見不隱藏也云虎豹之屬恒淺毛者鄭皆據四時之物與鱗羽毛介相似者言之不取五靈之長故中央不言人西云狐貉之屬東方兼言蛇北方兼言鼈是不取五靈也

其音宮

鄭氏曰聲始於宮宮數八十一屬土者以其最濁君之象也季夏之氣和則宮聲調樂記曰宮亂則荒其君驕

孔氏曰索律歷志五聲始於宮陽數極於九九九相乘故

五百四十一

禮記集說卷四十三

三

通志堂孔云

數八十一以五聲中最尊故云以其最濁君之象也

新安王氏曰宮土也故位居中央爲音之主鄭云聲始爲宮其數八十一屬土以最濁君之象也季夏氣應則宮聲調然予於此有疑焉夫言其音宮之數誠調樂器之聲也然先儒謂黃鍾之律九寸爲宮其管九寸於絃則九九八十一三分去一下生徵之數五十四徵三分益一上生商之數七十有二商三分去一下生羽之數四十有八羽三分益一上生角之數六十有四數多者濁數少者清角數少於宮商多於徵羽其聲在清濁之中故其象爲民如其說則最濁者爲宮最清者爲羽是一律止有一聲然十二律皆爲五聲故周禮大司樂圜鍾爲宮則黃鍾爲角大蕤爲徵姑洗爲羽函鍾爲宮則大蕤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大師掌六律六同皆文以五聲則上下損益之說以分

五聲似非古人律和聲之本意凡聲大不過宮細不過羽非止一律以定一聲管仲云古之神瞽審於聲者以牛鳴爲羽馬鳴於野而爲徵此非可以律求也先有其聲然後以律調之使聲之大小有節律和聲之義也故舜命夔曰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後八音克諧則樂以人聲爲主濁不可無節故可以六律六呂和之是以播於樂器是爲匏土革木金石絲竹器之有音不過五聲其聲皆合於律今先論律而後及於聲是豈古人制作之序哉此予所以不能無疑

律中黃鍾之宮

鄭氏曰黃鍾之宮最長也十二律轉相生五聲具終於六十焉季夏之氣至則黃鍾之宮應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

法言

禮記集說卷四十三

四

通志堂

孔云

管還相爲宮

孔氏曰鄭不云黃鍾律最長而云黃鍾之宮最長者唯黃鍾宮聲於諸宮最長也黃鍾之調均則黃鍾爲宮黃鍾生林鍾爲徵林鍾生大蕤爲商大蕤生南呂爲羽南呂生姑洗爲角此是黃鍾一調之五聲凡十二律律各有五聲則總有六十聲故云終於六十聲至禮運更具詳之黃鍾候氣之管本位在子此是黃鍾宮聲與中央土聲相應但土無候氣之法取黃鍾宮聲以應土耳非候氣也故賀瑒云黃鍾是十一月管何緣復應此月正以土義居中故虛設律於其月實不用候氣也四時之律皆取氣應而土王之律獨取聲應者一者欲與四行爲互二者爲無別候土氣之管故也土無候氣之管者以寄王四季之末故從四時

之管而不別候也

長樂陳氏曰黃鍾之宮爲諸宮之長故中央之律應之且五音數多者濁數少者清而五音之數莫多於宮宮數生於黃鍾黃鍾之數八十一而宮之數亦八十一焉故黃鍾之宮其聲甚濁季夏土王其聲最重應此黃鍾之宮也嚴陵方氏曰十二律各有五聲凡六十律以宮爲本以角爲未起於黃鍾而終於中呂起於黃鍾之宮而終於南呂之角故十二律之外又有黃鍾之宮焉夫宮固土之本音也然必中於黃鍾者以爲建子之律故也蓋子者陽之所生土者物之所成生以戊爲終成以生爲始由其終始之相須故其所中如此且以名取義黃言陰之美則土之色也鍾言氣之聚則土之事也而中央之所中又宜矣然律有正中者有旁中者正中則中其管旁中則中其聲若仲冬之所中則黃鍾之管也若中央之所中則黃鍾之聲而已故特言宮焉

四百十三

禮記集說卷四十三

五

通志堂
高元堂

其數五

鄭氏曰土生數五成數十但言五者土以生爲本

嚴陵方氏曰四時皆指其成數獨中央指其生數者蓋五行皆所以生成萬物正以生物爲事者土也則不嫌於不能成矣故特以生數言之

吳氏革曰中央土以生數言亦循河圖之數有五而無十取五爲中也

其味甘其臭香

鄭氏曰土之臭味也凡甘香者皆屬之
山陰陸氏曰香牛膏也於春言所生於秋言所尅於中央
言其正亦言之法且木在上燎之則焦在下浸之則朽於
夏言焦春在前故也於冬言朽春在後故也

其祀中霤祭先心

鄭氏曰中霤猶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複穴是
以名室為霤祀之先祭心者五藏之次心次肺至此心為
尊也祀中霤之禮設主於牖下乃制心及肺肝為俎其祭
內心肺肝各一他皆如祀戶之禮

孔氏曰古者窟居隨地而造若平地則不鑿但累土為之
謂之為複言於地上重複為之也若高地則鑿為坎謂之
為穴其形皆如陶竈故詩云陶復陶穴是也復穴皆開其
上取明故兩霤之鄭註猶中室者後世開牖象中霤之取

五百四

禮記集說卷四十三

六

通志堂

高元

明則其地不當棟而在室之中央因名室為中霤也喪禮
云浴於中霤飯於牖下明中霤不關牖下也土五行之主
故其神在室之中央是中霤所祭則土神也故杜註春秋
云在家則祀中霤在野則為社又郊特牲云家主中霤而
國主社社神亦中霤神也開牖象霤故設主於廟室牖下
五祀皆先席於室之奧此不言者前祀戶註已備言也此
別設主當廟室牖內之下而北嚮也

天子居大廟大室乘大路駕黃駟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食
稷與牛其器圜以閼

鄭氏曰大廟大室中央室也大路殷路也車如殷路之制
而飾之以黃稷五穀之長牛土畜也器圜者象土周布於
四時閑讀如紘紘謂中寬象土含物

孔氏曰案考工記云周人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凡室

二筵則五室並皆二筵無大小也今中央室稱大室者以中央是土室土爲五行之主尊之故稱大以夏之世室則四旁之室皆南北三步東西三步三尺中央土室南北四步東西四步四尺則周之明堂亦應土室在中央大於四角之室也但文不具耳鄭知大路殷路者明堂位文也四時用鸞路此用大路者以土五行之主故取尊大之名乘殷之大路又尚質之義春有青蒼兩色夏有朱赤二色此及秋唯有黃白不更加他色者以黃白更無餘色相涉故不言之牛土畜者易乾爲馬坤爲牛又五行傳云思之不睿則有牛禍是牛屬土之方則有所不足圖則無所不覆此器圓所以象土周布也祭義云天子冕而朱紘紘謂組上屬於冕屈從頤下度而還上屬於冕以中央寬緩象土之含物也

四百七十九

禮記集說卷四十三

七

通志堂

至公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且畢中

鄭氏曰孟秋者日月會於鶉尾而斗建申之辰也

孔氏曰案三統歷七月節日在張十八度昏斗四度中去日一百一十四度且畢八度中七月中日在翼十五度昏斗十六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一度且井初度中元嘉歷七月節日在張五度昏箕二度中且胃二度中七月中日在翼十度昏斗三度中且昴七度中

諸家說見孟春

其日庚辛

鄭氏曰庚之言更也辛之言新也日之行秋西從白道成孰萬物月爲之佐萬物皆肅然改更秀實新成人因以爲日名焉

諸家說見孟春

其帝少皞其神蓐收

鄭氏曰此白精之君金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少皞金天氏蓐收少皞氏之子曰該爲金官

孔氏曰左傳昭元年云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稱金天氏與少皞金位相當故少皞則金天氏也又帝王世紀少皞帝號金天氏又左傳昭二十九年蔡墨云少皞氏之子曰該爲蓐收是爲金神佐少皞於秋蓐收者言秋時萬物摧蓐而收斂

諸家說見孟春

其蟲毛

鄭氏曰象物應涼氣而備寒狐貉之屬生旃毛也

諸家說見孟春

其音商

四百十五

禮記集說卷四十三

八

通志堂
至公

鄭氏曰三分微益一以生商商數七十二屬金者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秋氣和則商聲調樂記曰商亂則跛其官壞

孔氏曰案律歷志云微數五十四三分之則一分有十八今於微數五十四上更加十八是商數七十二也凡五聲濁者尊清者卑商聲之濁次於宮宮既爲君商則爲臣也詳見孟春

律中夷則

鄭氏曰孟秋氣至則夷則之律應夷則者大呂之所生也三分去一律長五十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周語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

孔氏曰大呂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三分去一下生夷則故夷則律長五十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

五十一也六寸去二寸餘有四寸在又大呂一寸爲二百四十三分今每寸更三分之則一寸爲七百二十九分兩箇整寸總有一千四百五十八分其大呂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每又三分之此一百四爲三百一十二分益前一千四百五十八則總爲一千七百七十分下生三分去一分作三分則每一分得五百九十去其一分五百九十餘有一千一百八十在是其積分以七百二十九分爲一寸益前四寸爲五寸餘有四百五十一分在故云夷則律長五寸七百分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也案周語註云乾九五用事夷平則法也言法度平故可詠歌九功之法平民使不貸也

長樂陳氏說見孟春

其數九

四百五十一

禮記集說卷四十三

九

通志堂

廿信

鄭氏曰金生數四成數九但言九者亦舉其成數

孔氏說見孟春

其味辛其臭腥

鄭氏曰金之臭味也凡辛腥者皆屬焉

諸家說見孟春

其祀門祭先肝

鄭氏曰秋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祀之先祭肝者秋爲陰中於藏值肝肝爲尊也祀門之禮北面設主于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爲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其他皆如祭竈之禮

孔氏曰陰氣始於五月終於十月其七月八月爲陰之中故云秋爲陰中陽氣始於十一月終於四月正月二月爲陽中故正月云春爲陽中然陰中之時兼有陽陽中之時

兼有陰亦是陰陽之中五藏肺最在前心次之肝次之脾次之腎爲後肝在心肺之下脾腎之上故云秋爲陰中於藏值肝然脾在肺心肝之下腎之上則是上有肺心肝下唯有腎不當其中而云春爲陽中於藏值脾者但五行相次水則次木故春繼於冬腎後則次脾其火後則次土土後乃次金故秋不得繼夏由隔於土由此脾不得繼肺隔於心也爲此肝之上有肺有心脾之下唯有腎俱得爲藏之中也鄭註制肺及設盛皆約中雷禮文其他如祭竈禮謂祭心肺肝各一及祭體三并設席於奧迎尸之屬也諸家說見孟春

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寒蟬寒蛸謂蛻也鷹祭鳥者將食之示有先也既祭之後不必盡食若人君行刑戮之而已

音旨下

禮記集說卷四十三

十

通志堂
甘信

孔氏云案釋蟲云蛻寒蛸郭景純云寒蜚也似蟬而小青赤鷹欲食鳥先殺鳥而不食似人之祭食祀先神故鄭云示有先也鷹祭鳥之後不必盡食猶若人君行刑但戮之而已以人君行戮明鷹之殺言鷹於此時始行戮鳥之事嚴陵方氏曰涼未至於寒也特爲寒之微而已故於秋言涼風至亦見季夏溫風始至解春露則生秋露則殺以其殺故言白蓋白爲金之正故也曰降則與祭義所言同義亦見始雨水解寒蟬鳴見倉庚鳴解鷹乃祭鳥見獺祭魚解用始行戮則所謂鷹隼擊也戮蓋殺之也

馬氏曰涼風至則天地之仁氣散矣白露降則陰乘陽而其候交矣寒蟬鳴則物之生於暑者其聲變矣鷹乃祭鳥用始行戮則時主殺而物之司殺者應是而動也於是乎可以設罝羅矣鷹至不仁也猶祭然後食而況於人乎

山陰陸氏曰西風謂之涼風猶東風謂之溫風溫涼言其氣今豺祭獸獺祭魚鷹祭鳥皆不食旣祭雖食不盡戮而後食之

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鄭氏曰總章左个大寢西堂南偏戎路兵車也制如周革路而飾之以白白馬黑鬣曰駱麻實有文理屬金犬金畜也器廉以深象金傷害物入藏

諸家說見孟春

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

鄭氏曰謁告也迎秋者祭白帝白招拒於西郊之兆也軍

四百七

禮記集說卷四十三

十一

通志堂

帥諸將也武人謂環人之屬有勇力者

諸家說見孟春

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

鄭氏曰征之言正也伐也詰謂問其罪窮治之也順猶服也

嚴陵方氏曰才足以將物而勝之謂之將知足以帥人而先之謂之帥士言其人兵言其器選士則人無不能於事厲兵則器無不利於用桀俊見孟夏贊傑俊解簡之則無所不擇練之則無所不熟旣選厲簡練之矣苟非已試之效則勝負猶未可知故所任必在乎有功之人也任有功矣苟置疑貳於其間則知者必不盡其謀能者必不竭其力故任之又欲其專也凡此皆欲以征不義而已無以覆

下之謂暴不能敬上之謂慢詰以問其罪誅以戮其所
詰誅者暴慢則好惡公而明矣故曰以明好惡好惡得其
明則合天下之所願而無逆矣故曰順彼遠方必曰遠方
者柔遠能通之意旣曰征不義又曰詰誅暴慢者蓋以征
不義則言其道詰誅暴慢則言其事

講義曰此皆叔世徇時今不免於拘而有所不通也方孟
秋之月陰氣滋長天地之氣始肅之時也乃命將帥選壯
勇之士厲兵戎之具簡練桀俊可以爲將校者有征伐之
功可以專任者於是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
遠方使之循服固其宜也若夫桀俊之士有功之人簡練
之素專任之久則可以責其用命暴慢之徒遠方之不率
者如非其時以干天誅寧俟孟秋之時可乎如周宣王之
北伐乃在於六月而大雅之作不刺其用兵之非時而乃

五百四十四

禮記集說卷四十三

十二

通志堂

歸憲

美其禦侮之有道爲此詩者其知道乎

是月也命有司脩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搏
執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
天地始肅不可以羸

鄭氏曰順秋氣政尚嚴也理治獄官也有虞氏曰士夏曰
大理周曰大司寇創之淺者曰傷端猶正也肅嚴急之言
也羸猶解也

嚴陵方氏曰脩則治其壞繕則善其事具則完其器法制
古所有也故曰脩囹圄禁人之地於此有事焉故曰繕桎
梏禁人之器也故曰具姦存乎心故止之邪見乎行故罪
之搏所以戮之執所以拘之於仲春則省囹圄去桎梏於
孟秋則繕囹圄具桎梏蓋先王奉時之道固可見矣獄官
欲得其曲直之理故謂之理又謂之士則欲致其察故也

前言命有司後言命理者以脩法制非理之所專故也先王之用刑也既務搏執矣又命瞻傷察創視折焉則其用心之仁可知矣端言無偏頗之異乎言無輕重之差審斷決故獄訟必端平也有罪然後戮則不及於無辜斷刑以嚴則莫敢輕犯上既言慎罪邪此又言戮有罪上既言審斷決此又言嚴斷刑者蓋反覆言之所以明慎之至而已秋者陰之始冬者陰之終故於孟秋言天地始肅陽道常饒饒則有餘而羸陰道常乏則不足而縮孰為此者天地也而君人實輔相焉故曰天地始肅不可以羸

馬氏曰先王之為法制也豈他求哉凡以因物而已因物之則裁成之者制也制而用之者法也繕囹圄至務搏執則義之事也然於其姦也止之使弗為於罪邪也戒慎之勿失則有仁心存焉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則於金用事之時物有受其戕者可無省乎刑官而謂之理則欲致其順也或謂之士則欲致其察順以理言察以事言其歸一也山陰陸氏曰蔡邕曰皮曰傷肉曰創骨曰折骨肉皆絕也斷傷瞻之而已創然後察也折視之而已斷然後審也且其瞻視察審如此非直以傷創折斷深淺大小正其罪之輕重亦所以療之也其療之也而愈則其罪又有末減者矣變司寇言理亦以此言必取必於理也前所言刑而已此又以其情取必焉

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

鄭氏曰黍稷之屬於是始熟

孔氏曰案仲秋云以犬嘗麻今不云牲者記文略也

嚴陵方氏曰穀謂稷也以稷熟於此故農乃登焉然孟夏之麥仲夏之黍仲秋之麻季秋之稻皆穀也此以穀言稷

者以其為五穀之長故也若稼穡之官謂之后稷土稷之神謂之社稷者以是而已

命百官始收斂完隄坊謹壅塞以備水潦脩宮室坏牆垣補城郭

鄭氏曰順秋氣收斂物也八月宿直畢畢好雨完隄坊謹壅塞以備八月也脩宮室坏牆垣補城郭象秋收斂物當藏也

嚴陵方氏曰陽為出故春主發散陰為入故秋主收斂天之所以示人者則有收斂之道人之所以奉天者則有收斂之事隄坊見季春脩利隄防解聚土而壅之之謂壅升土而壅之之謂塞隄坊大故欲完而全壅塞小故欲謹而慎凡此所以備水潦而已宮室見曲禮解

廬陵胡氏曰春秋城築皆取定星中為候此非土工之時

四官土

禮記集說卷四十三

十四

通志堂
鄧廷

坏土塊也蟄蟲坏戶亦謂以土增益其穴

講義曰秋之時水潦將降故宜全隄坊使不衝突也謹壅塞使不決溢以為害也

金華應氏曰夏氣舒發則脩利隄防無有壅塞秋氣收斂則全隄坊謹壅塞水在天地間最為流通不可壅之物而其盛衰消長亦因乎時夏潦不可隄也故脩利而無壅秋潦則可隄矣必壅塞之惟謹雖一通一障不同而其為民禦患則一而已

是月也母以封諸侯立大官母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

鄭氏曰古者於嘗出田邑此其月也而禁封諸侯割地失其義

孔氏曰鄭唯云不封諸侯及割地失其義則母立大官母行大使母出大幣為得禮以其收斂之月故也

嚴陵方氏曰割地即射義所謂益以地是也使者使於四方故言行幣以藏於府庫爲入反賜予人故言出凡此皆非收斂之事故言母以止之其曰大官大使大幣則小者容或可矣

山陰陸氏曰言以著封割雖封割可也特母以是月務封諸侯割地鄭氏謂古者於嘗出田邑此其月也而禁封諸侯割地失其義誤矣

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早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行夏令則國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瘡疾

鄭氏曰陰氣大勝亥之氣乘之也介蟲敗穀介甲也甲蟲屬冬敗穀者稻蟹之屬戎兵乃來營室之氣爲害也十月宿直營室主武事其國乃早寅之氣乘之也雲雨以風除

也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能生而不能成也國多火災巳之氣乘之也瘡疾寒熱所爲也

孔氏曰陰氣大勝天災介蟲敗穀地災戎兵乃來人災也越語云今吳稻蟹無遺程註稻蟹蟹食稻也其國乃早陽氣復還天災也五穀無實地災也國多火災寒熱不節天災也民乃瘡疾人災也

嚴陵方氏曰方一陰之時而行重陰之令故陰氣大勝戎兵乃來亦以陰太勝而主殺故也凡以亥之氣乘之也陽元而陰莫能干爲旱方陰中之時而行陽中之令則陽元矣故旱也自夏徂秋則陽往而陰來以其旱故陽氣復還也萬物敷華於陽而成實於陰以陽氣復還故五穀無實火王於南方故行夏令則國多火災火之氣爲熱水之氣爲寒而此并寒熱不節者蓋熱極生寒陰陽之理然也民

多瘧疾則以感寒熱之氣而被虐故也

延平黃氏曰瘧疾之作或感四時之邪氣或自養之失素問曰夏傷暑其病在秋爲瘧瘧秋傷濕其病在冬爲咳嗽此自養之失行夏令民多瘧疾此感四時之邪氣先王之於時氣不能使之無邪而有以裁成之不能使萬民無癘疾而有以養之疾癘之醫所以養萬民之疾爲之禮義之政所以裁成其時氣而又爲之膳膏齊和使嘗放焉所以維持其五藏六腑仁民之政也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躄中

鄭氏曰仲秋者日月會於壽星而斗建酉之辰也

孔氏曰三統歷八月節日在軫十二度昏斗二十六度中去日一百六度旦井二度中八月中日在角十度昏女三度中去日一百六度旦井二十一度中案元嘉歷八月節日在翼十七度昏斗十四度中且畢十六度中八月中日在軫十五度昏斗二十四度中且井九度中

五百十四

禮記集說卷四十三

一六

通志堂
全佩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

鄭氏曰南呂者大蕤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五寸三分寸之一仲秋氣至則南呂之律應周語曰南呂者贊陽秀物孔氏曰大蕤長八寸三分去一下生南呂三寸去一寸六寸去二寸得四寸又有整二寸在分一寸作三分二寸爲六分更三分去一餘有四分在以三分爲一寸益前四寸爲五寸仍有一分在故云南呂律長五寸三分寸之一也諸家說見孟春

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盲風至鴻鴈來玄鳥歸羣鳥養羞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盲風疾風也玄鳥燕也歸謂去蟄也

凡鳥隨陰陽者不以中國爲居羞謂所食也夏小正曰九月丹鳥羞白鳥說曰丹鳥丹良也白鳥閩蚘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者也有翼爲鳥養也者不盡食也二者文異羣鳥丹良未聞孰是

孔氏曰秦人謂疾風爲盲風玄鳥至不爲仲春之候由別與郊禘爲候故也鄭註凡鳥隨陰陽者鴻鴈之屬也季秋云鴻鴈來賓言來賓是不以中國爲居皇氏即兼云玄鳥以其稱歸故也他物之蟄近在本處今玄鳥之蟄不遠在四夷必於幽僻之處非中國所常見故云不以中國爲居也案大戴禮八月丹鳥羞白鳥今鄭云九月所見本異也丹鳥以白鳥爲珍羞故云丹鳥羞白鳥鄭註說曰至不盡食皆小正文丹良是蟲乃謂之鳥是重其所養之物不盡食之雖蟲而謂鳥也但未知丹良竟是何物經云羣鳥養

羞夏小正云丹鳥羞白鳥故云二者文異也

嚴陵方氏曰盲者閉暗之稱當建酉閩戶之月故其風謂之盲風又謂之閩闔以此玄鳥歸者至以陽中故歸以陰中也羞謂所美之食養之所以備冬藏也

山陰陸氏曰鴻雁何不謂之南鄉非其居也羣鳥丹鳥也養羞養白鳥焉凡欲羞之必先養之養在八月羞在九月養之仁也羞之義也

江陵項氏曰羣鳥至秋與百穀俱成人始取之以爲養羞如雉鷄鶉鳩鴈鶩今人皆至秋食之周禮司裘仲秋行羽物以賜羣臣此於古有證矣或疑此皆天候不言人事則孟秋農乃登穀亦以人事爲一候也鷹祭魚於孟秋之第四候則人羞之於仲秋之第三候不亦可乎

天子居總章大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

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鄭氏曰總章大廟西堂當大室也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

鄭氏曰助老氣也行猶賜也

橫渠張氏曰老人氣衰津液自少不能乾食故糜粥爲養老之具又養老之禮有祝饒祝嘏正宜用如此

嚴陵方氏曰几杖見曲禮解糜粥足以養老而助其氣授則特授之而已行則徧行之也几杖之禮爲重非庶人之老可預故惟於糜粥言行焉几杖以養其體糜粥以養其氣郊特牲曰飲養陽氣之食養陰氣也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故此於秋言之然養陽非無食也特以飲爲主爾養陰非無飲也特以食爲主爾故此兼言飲焉

馬氏曰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則順陰義也盛已而衰壯已而老杖以致其息也

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恒制有小大度有長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

鄭氏曰命司服具飭衣裳謂祭服也文謂畫也祭服之制畫衣而繡裳衣服謂朝燕及他服凡此爲寒益至也詩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於是作之可也冠帶因制衣服而作之也

孔氏曰具備也飭正也衣服小大長短及制度采色皆有度量必因循故法不得更改鄭註他服謂戰伐田獵等之服也

嚴陵方氏曰青赤爲文赤白爲章言文則章可知作繪於衣刺繡於裳言繡則繪可知衣裳之制大至於衮冕之九章小至於玄冕之一章所謂制有小大也衣在上而長裳

在下而短所謂度有長短也衣服有量者言所受各有量也變裳曰服又以見乎必服其事焉冠帶有常者欲其無所變也正言冠帶則以男子重首婦人重要故也言上下之異用則曰衣裳言大小之異事則曰衣服言男女之異尚則曰冠帶反覆言之者以僭亂之原常生於此故也都人士之刺其為是歟

馬氏曰冠帶有常則無苟變於昔也所以示民不貳也先王所以壹民德有在於衣服之間故其命司服者如此廬陵胡氏曰鄭以具飭衣裳文繡有常為祭服者以禹致美黻冕也以衣服有量為朝燕服者以禹惡衣服也然虞書言繪衣繡裳則不必祭服亦文繡也又易云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燕朝亦云衣裳矣

講義曰楊子曰大寒而後索衣裘不亦晚乎至於季秋風已戒寒墮霜至而冬裘宜備故於仲秋命有司具飭衣裳也

三百六

禮記集說卷四十三

十九

通志堂
孔

禮記集說卷第四十三

後學 成德 按訂

禮記集說卷第四十四

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撓枉撓不當反受其殃

鄭氏曰申重也當謂值其罪

孔氏曰枉謂違法曲斷撓謂有理不申應重乃輕應輕更重是其不當也

嚴陵方氏曰孟秋既命嚴斷刑矣至此又命之故曰申嚴焉與堯典言申命同義且酉為陰中物既告成先王奉天故其所命止於是月也刑有五而曰百刑者據罪言之也傳曰罪多而刑五非謂是乎必曰百則據成數言之與百禮百事同義斬者則必殺殺者不必斬斬殺必當慮其及於無辜也然刑之所加不止於斬殺所命止及於此者以大辟尤人所重故也枉則在上者不直撓則在下者不申使斬殺不當則以或枉撓故也先王奉天如此而有司或枉撓焉是逆天也逆天則天災適當之也孟子言出乎爾者反乎爾者同義

五百

禮記集說卷四十四

一

通志堂方尔英

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牷視全具案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大小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

鄭氏曰於鳥獸肥充之時宜省羣牲也宰祝大宰大祝主祭祀之官也養牛羊曰芻犬豕曰豢五者謂所視也所案也所瞻也所察也所量也此皆得其正則上帝饗之上帝饗之而無神不饗也

孔氏曰視全具亦宰祝所視也純色曰犧體完曰全食草曰芻食穀曰豢皆案行之也充人云祀五帝繫于牢芻之三月是牛羊曰芻樂記云豢豕為酒犒人云掌豢祭祀之犬是犬豕曰豢瞻亦視也肥充也瘠瘦也物色駢黝之別

也周禮陽祀用騂陰祀用黝望祀各以其方之色也已行
故事曰比品物相隨曰類五方本異其色是比也大皞配
東亦用青是類也大謂牛羊豕成牲者小謂羔豚之屬長
短者謂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之屬也上帝天
也

嚴陵方氏曰宰以宰牲爲事者祝以祝神爲事者宰牲將
以祝神也故循行犧牲必命是二官焉夫季夏之養犧牲
蓋授充人而芻之也至此命宰祝特循行之而已以物至
此形成而不變故也犧牲已見仲春解全者純而不雜具
者完而無傷若外祭毀享用騂非所謂全也若鼯鼠食郊
牛角非所謂具也芻者豢之物豢者芻之事芻豢所以阜
蕃其牲春秋傳曰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膄其可以不視乎
牧人曰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則物色其可
以不察而比類之乎物色者毛物之色比類者各比其陰
陽之類也

音毛

禮記集說卷四十四

二

通志堂
方尔英

山陰陸氏曰五者備當謂所行所案所察所量所視視全
具瞻肥瘠比比類猶言比中度係上事言之蓋於循行犧
牲言視全具於案芻豢言瞻肥瘠於察物色言比比類亦
各其所也

講義曰五者備具而當制度至其祭祀之時加至誠而行
之以禮上帝其有不饗者乎

天子乃難以達秋氣

鄭氏曰此難難陽氣也陽暑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所以
及人者陽氣左行此月宿直昴畢昴畢亦得大陵積尸之
氣氣佚則厲鬼亦隨而出行於是亦命方相氏帥百隸而
難之王居明堂禮曰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

孔氏曰天左旋星辰與斗建循天而行此月斗建在酉是昴畢本位故鄭云宿直昴畢其昴畢之星於時在寅也明堂禮云發陳氣者秋時涼氣新至發去陽之陳氣也明堂禮磔攘則此亦然文不備耳季冬云大難明九門磔攘稱大則貴賤皆爲也季春云國難熊氏云唯天子諸侯有國爲難此云天子乃難唯天子得難以其難陽氣陽是君象則諸侯以下不得難陽氣也案陰氣陽氣至大陵俱致積尸疫氣十一月陽氣至於危虛而不難十二月陰氣至於虛危而爲難者以十一月陽氣初起未能與陰相競故無疫疾可難六月宿直御鬼陰氣至微陰始動未能與陽相競故無疾害可難也季冬亦陽初起而爲難者以陰氣在虛危又是一歲之終總除疫氣故爲難也其磔攘之牲案小司徒職云小祭祀奉牛牲又牧人云凡毀事用騮可也

留字六

禮記集說卷四十四

三

通志堂
玉成

也是則用牛也羊人云凡沈辜侯禳共其牲犬人云凡幾珥沈辜用騮可也雞人云面禳共其雞牲是則用羊用犬用雞也蓋大難用牛其餘雜禳大者用羊用犬小者用雞也

以犬嘗麻先薦寢廟

鄭氏曰麻始熟也

嚴陵方氏曰以犬嘗麻見孟夏以豶嘗麥解先薦寢廟見仲春解

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脩囷倉

鄭氏曰爲民將入物當藏也穿竇窖者入地惰曰竇方曰窖王居明堂禮曰仲秋農隙民畢入于室曰時殺將至毋罹其災

孔氏曰惰者似方非方似圓非圓也毋罹其災者謂此時

民當入室毋在田野罹被其災也此時仲秋耘耨既了乘時入室以避陰災未盡成熟須出野收斂至十月之後又入室避寒幽詩云入室處是也

嚴陵方氏曰城郭見王制解都邑見祭法解竇窖皆以穴土藏物故曰穿圉倉則穀藏尤不可壞故曰脩凡此皆斂藏之事故於建酉闔戶之月言之

山陰陸氏曰藏而留穴謂之竇竇出於一孔窖盡藏之也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

鄭氏曰始爲禦冬之備

嚴陵方氏曰趣民則急趣之也孟秋言命百官始收斂以其物初成至此則物既成而收斂不可緩也故趣之焉詩言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則又不特菜而已

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

賈公彥

禮記集說卷四一四

四

通志堂
玉成

鄭氏曰麥者接絕續乏之穀尤重之

孔氏曰前年秋穀至夏絕盡後年秋穀夏時未登是其絕也夏時人民糧食闕短是其乏也麥乃夏時而熟是接其絕續其乏也黍稷百穀不云勸種於麥獨勸之是尤重故也

嚴陵方氏曰麥以秋稼至夏乃穡其來久矣以其牟利之遲慮民惰而不種也故特勸之焉其有失時行罪無疑者所以重農時而戒不昏也亦見孟冬行罪無赦解

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坏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

始涸

鄭氏曰又記時候也雷始收聲在地中動內物也坏益也蟄蟲益戶謂稍小之也涸竭也此甫八月中雨氣未止而云水竭非也周語曰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又曰

雨畢而除道水潤而成梁辰角見九月本也天根見九月末也王居明堂禮曰季秋除道致梁以利農也

孔氏曰雷是陽氣主於動不唯地中潛伏而已至十一月一陽初生震下坤上復卦用事震爲動坤爲地是動於地下從此月爲始故鄭云動內物也戶謂穴也蟄蟲以土增益穴之四旁使通明處稍小所以然者陰氣將至時氣尚溫猶須出入故坏之稍小十月寒甚乃閉之也周語註云辰角大辰蒼龍之角角星名見者朝見東方天根亢氏之間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

嚴陵方氏曰雷始收聲見仲春雷乃發聲解坏戶者以土益之蓋闔戶之謂也與坏垣牆之坏同義殺氣浸盛者言陰之夷物至此而酷也陽氣日衰者以陽盛於夏故至此而衰也陰主殺陽主生浸言若水之浸日言與日加益也

音四

禮記集說卷四十四

五

通志堂

伯華

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

鄭氏孔氏說見仲春

嚴陵方氏曰鈞蓋三十斤之稱與仲春所謂鈞者異矣彼持言輕重之鈞而已彼以用言此以體言故也石蓋四鈞之稱以其尤重而內實故謂之石權衡皆以致平而已故曰平鈞石則歸於正矣故曰正然仲春所言不同者則又各有義焉

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類

鄭氏曰易關市謂輕其稅使民利之商旅賈客也匱亦乏也遂猶成也大事謂興土功合諸侯舉兵衆也季夏禁之孟秋始征伐此月築城郭季秋教田獵是以於中爲之戒

焉

孔氏曰關市之處輕其賦稅不爲節礙是易關市也關市既易則商旅自來商旅既來則貨賄自入以此便利民人之事四方總來聚集遠鄉於是皆至貨賄既多則庫財不匱上下豐足百事皆成於此與舉其事無逆天之大數必須順其陰陽之時謹慎因其事類不可煩亂妄爲

嚴陵方氏曰入以爲利者商也行而從人者旅也易關市所以來商旅而已來商旅故貨賄可得而納也夫貨賄以時而納之待時而出之更爲出納各從其便故曰以便民事四方散而不一故言來集遠鄉邈而在外故言皆至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貢賦之職脩矣此財所以不匱也財蓋貨賄之總名匱竭也夫財所以待用用所以作事故繼言上無乏用百事乃遂遂言遂其志之所欲爲也大傳曰

五百五十六

禮記集說卷四十四

六

通志堂
伯華堂

財用足故百志成正謂是矣聚之至於無窮散之復歸於無物者數也凡物有數者皆出陽而入陰則所謂大數者不過陰陽之出入而已事之作止豈能逃此哉故人君之舉大事不可逆也數之所運而爲時時之所從而爲類必順其時言順陰陽之時而無違也慎因其類言因陰陽之類而無變也時方來也故欲無違類有守也故欲無變然順之而或苟則失其時故於順曰必因之而或妄則非其類故於因曰慎舉事如此四時之所同然特以當閩戶之時尤不宜妄舉故申戒之於此也

馬氏曰古者頒貨於受藏之府頒賄於受用之府蓋利之開闔斂散必以節故以時納之然後可以待時頒也城郭宮室百官有司弊帛糴餼於是取具焉故上無乏用百事乃遂凡舉大事無逆大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類則凡所以

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以成變化者無非數也數運而為時陰陽麗焉貫而為類萬物歸焉舉大事而順其時以行之因其類以守之則所謂毋逆天數也若夫數之所不能載則非事也有道行焉

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

鄭氏曰秋雨不降卯之氣乘之也卯宿直房心心為大火草木生榮應陽動也國有恐以火訛相驚也國旱蟲不蟄穀復生午之氣乘之也風災數起子之氣乘之也北風殺物收雷先行先猶蚤也冬至閉藏草木蚤死寒氣盛也

孔氏曰秋雨不降天災草木生榮地災國乃有恐人災鄭註卯宿直房心心為大火者謂仲秋應雨之時今行春令

五百卅

禮記集說卷四十四

七

通志堂
王真修

位當卯致大火之氣火是積陽故時雨不降也火訛相驚以仲秋致仲春火氣故有火但仲秋為金仲春為木金能尅木又仲秋雨水水又尅火火竟不能為害但以訛偽言語相驚也其國乃旱天災也蟄蟲不藏五穀復生地災也風災數起收雷先行天災也草木蚤死地災也

嚴陵方氏曰春雨所以生物秋雨所以成物曰秋雨不降則雨非不降也特所降者非成物之雨爾以其如此故草木生榮而不枯死也國乃有恐則少陽之所動故也其國乃旱則陽亢故也蟄蟲不藏則陰欲執之而有所不勝故也五穀復生則盛陽作之故也風災數起則非以時動故也雷以陽中發聲陰中收聲收雷先行則愆於陽故也雷風不節故草木蚤死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

鄭氏曰季秋者日月會於大火而斗建戌之辰也

孔氏曰三統曆九月節日在氐五度昏虛二度中去日九十七度旦張初度中九月中日在房五度昏危三度中去日九十三度旦張十八度中元嘉曆九月節日在亢一度昏牛八度中且井二十九度中九月中日在氐七度昏女十一度中且柳十一度中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

鄭氏曰無射者夾鍾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季秋氣至則無射之律應周語曰無射所以宣布喆人之令德示小民軌儀

孔氏曰柰夾鍾之律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下生者三分去一今夾鍾七寸取六寸三分去一有四寸在夾鍾以一寸為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今更三分

五百七十六

禮記集說卷四十四

八

通志堂
王真修

之則一寸者分為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夾鍾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者又三分之則為三千二百二十五其夾鍾整寸有六千五百六十一又以三千二百二十五益之總為九千七百八十六分三分去一則去三千二百六十二餘有六千五百二十四在故云無射律長四寸上九用事無射陽氣上外陰氣收藏萬物無射者也喆人后稷布其德教示以法儀當及時銓穫而收藏之

諸家說見孟春

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鴻鴈來賓爵入大水為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

鄭氏曰來賓言其客止未去也大水海也戮猶殺也皆記時候也

孔氏曰國語云雀入於海爲蛤故知大水是海也禽獸皆殺之但殺獸而又陳戮禽則殺之而已不以爲祭也此亦互文禽獸初得皆殺而祭之後得者殺而不祭也

嚴陵方氏曰鴻鴈來賓見孟春鴻鴈來解爵入大水爲蛤見仲春鷹化爲鳩解桃華於仲春桐華於季春皆不言有獨於鞠言之者以萬物皆華於陽獨鞠華於陰而已故特言有春秋傳曰有者不宜有也桃華之紅桐華之白皆不言其色獨鞠言其色而曰黃者以華於陰中其色正應陰之盛故也豺乃祭獸戮禽者祭獸於天然後戮禽而食也然於祭曰獸於戮曰禽何也蓋豺之於物凡可禽而獲者皆戮之所祭之獸唯可狩而獲者爾以其特大故也亦見孟春獺祭魚解

山陰陸氏曰來賓言其寓中國如客也言黃華以黃爲美

五音

禮記集說卷四十四

九

通志堂
高元堂

華又訓黃以此玉藻曰大夫玄華祭言獸以大者祭也詩曰言私其縱獻豳于公有是哉

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鄭氏曰總章右个西堂北偏

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

鄭氏曰申重也內謂收斂入之也會猶聚也

孔氏曰於此月之時勅命百官貴之與賤無有一人不務內收斂其物順天地以深閉藏也物皆收斂時又閉藏無得有宣露出散其物以逆時氣

嚴陵方氏曰號令見季春監工日號解號令未嘗不嚴特以天地嚴凝之氣盛於西北故奉時氣以申之爾夫藏冬

事也內以會之則存乎秋不先會於秋則冬無所藏也季春言不可以內季秋言無不務內季春言發倉廩季秋言無有宣出皆所以順陰陽之理而已

馬氏曰號不一令不再必申嚴焉則天地方肅欲其聽命者悉也

山陰陸氏曰言命百官偏命也言百官又言貴賤尤詳言之

講義曰順時之令使所務者在內而不在外所以會天地之氣而藏之使無宣布而出見也

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藉之收於神倉祇敬必飭

鄭氏曰備猶盡也舉五穀之要定其租稅之籍也帝藉所耕千畝也藏祭祀之穀為神倉重糞盛之委也祇亦敬也

四百六十四

禮記集說卷四十四

十

通志堂
高元

孔氏曰帝藉者供上帝之藉田也藉借也借民力所治之田也祭義云天子為藉千畝以其供神之物故曰神倉於此神倉之中當須敬而復敬必使飭正

嚴陵方氏曰仲秋言趣民收斂然猶未備也至此始言備收焉農事備收然後五穀之要可舉也要謂多少之總數猶宰夫之治要司會之月要歟舉之將以制國用故也然幽詩言十月穫稻而此乃言備收者以地氣有早晚故也然此皆命之於冢宰者以國用制於冢宰而甸師之掌耕耨王藉又隸於天官故也

馬氏曰祇敬必飭則以供糞盛敬神故也敬在內祇則敬之在外見者也言內盡志外盡力也

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

鄭氏曰寒而膠漆之作不堅好也

嚴陵方氏曰雨露生物霜成物季秋則成物之功極矣百工興事造業以具人器亦有成物之功焉天地既成人功其可以不休乎季春言百工咸理蓋創始之時也孟冬言工師效功蓋成終之時也將效功於孟冬矣休之於季秋不亦宜乎然古者於霜降固有所不休者若弓人冬折幹寒奠體之類是也經之所言亦其大致然爾

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

鄭氏曰總猶猥卒也

嚴陵方氏曰陽氣散而成暑陰氣聚而成寒總者聚也故曰寒氣總至與仲春所言文雖小異其義一也以寒氣之至則民力或有所不堪勝故命之皆入室以禦之焉詩曰入此室處書言厥民隩謂是矣然寒氣者冬之時入室者冬之事此乃言之於季秋者亦先期而命之爾於夏言處

五百五十九

禮記集說卷四十四

十一

通志堂
方宗英

臺榭至此言入室亦順陰陽之理也

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于天子鄭氏曰入學習吹爲將饗帝也春夏重舞秋冬重吹也言大饗者徧祭五帝也曲禮曰大饗不問卜謂此也嘗者謂嘗羣神也天子親嘗帝使有司祭于羣神禮畢而告備焉孔氏曰習舞吹必用丁者取其丁壯成就之義欲使學者藝業成故也若祭一帝則禮器謂之饗帝今云大饗故知徧祭五帝也此大饗與帝連文故謂祭天禮器大饗其王事與彼下云三牲魚腊九州之美味是四方助祭之物故以大饗爲禘也與此不同曲禮大饗不云帝此云帝不云不問卜恐是別事諸儒多以爲疑故鄭斷云謂此也鄭必知非禘祭者以周禮祀大神饗大鬼帥執事而卜日若禘祭不得云不問卜也此既五帝皆饗莫適卜可從故知不

問卜謂此也此犧牲之文繼饗帝之下知非饗帝之時使有司展視犧牲告其備具而云嘗謂嘗羣神者以四月雩上帝之後云雩祀百辟卿士是雩帝之外別雩羣神也以經云告備于天子故鄭知是有司祭於羣神也經云饗帝鄭註云天子親嘗者嘗是秋祭之名因經有嘗犧牲之文雖天子亦曰嘗以秋物新成故也

嚴陵方氏曰習吹已見孟春習舞解大饗帝已見仲夏大雩帝解嘗者宗廟之秋祭特以秋祭之犧牲告備于天子則以物成可嘗之時尤所重故也嘗如此則大饗從可知矣且仲秋之月視全具矣至此乃告備于天子宜也然周之嘗以仲月而此言之於季月者彼取時之中此取時之盛而已

馬氏曰自出乎震以至於說乎兌帝之成萬物之功備矣故以其物饗焉豐年所謂秋報也

五百四十二

禮記集說卷四十四

十二

通志堂方尔英

金華應氏曰春祈穀夏大雩秋大饗皆主於爲民故噫嘻之詩以春夏皆爲祈穀于上帝而秋大饗與冬圜丘則皆致其報故豐年以爲秋冬報也事天莫重於圜丘而此不載焉特云祈來年于天宗而已要之三時未嘗無祭而冬日至之郊尤爲報本反始之重禮所謂大報天而主日也大報天則以日爲主所謂祈于天宗而日者固天宗之長豈即此乎鄭氏獨以祈穀爲天而大雩大饗皆爲五帝豈以祭之頻而近於瀆乎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程子言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人君不可一時不見天固非慮其頻且瀆也

山陰陸氏曰此與孟春命樂正入學習舞相備也相備而習舞言於孟習吹言於季亦言之法然則孟春蓋亦習吹

仲秋蓋亦習舞釋菜而經不言上下比義從可知矣大饗
帝嘗大飲烝嘗嘗新穀而已烝進衆物焉故季秋大饗明
堂嘗新穀亦謂之嘗十月農工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
酒于大學進衆物焉亦謂之烝言犧牲告于天子則鼎俎
告潔粢盛告豐之類可知

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
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
鄭氏曰秦以建亥之月爲歲首於是歲終使諸侯及鄉遂
之官受此法焉合諸侯制者定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
儀也諸侯言合制百縣言受朔日互文也貢職所入天子
凡周之法以正月和之正歲而縣於象魏

孔氏曰秦十月爲歲首此月歲之終故合此諸侯之法制
又命百縣爲來歲受朔日之政令并授諸侯所稅于民輕
重之法貢職之數諸侯謂畿外國百縣謂鄉遂鄭註互文
者言諸侯亦受朔日百縣亦合制也稅於民者是積財本
國貢職之數者是輸納天子言與者兼事之辭其定稅輕
重入貢多少皆以去京遠近之差土地所宜之物爲節度
無有所私者言既給郊廟重事其百縣等物無得有所偏
私不如法制也

嚴陵方氏曰合則合而同之制則制而裁之謂合制其事
也必合制其事者爲待來年受朔日之政令故也周官正
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正謂是矣其所異者彼以
子月爲正爾朔日蓋元日也爲來歲受朔日於此言之者
據建亥之正也且合言自內以合外制言自上以制下諸
侯有君道則爲內外之辨而已故曰合百縣全乎臣乃有
上下之別焉故曰致然通而言之其實一也輕重之法則

諸侯所取乎下者也。貢職之數則諸侯所共乎上者也。所貢之物各有職故謂之貢。職法所以定數數所以成法。上言法下言數互相備也。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者或以遠近所宜之事爲度或以土地所宜之物爲度也。若周官男服貢器物衛服貢財物之類而王氏謂以詳責近以略責遠者蓋遠近所宜也以度所宜而制其法故曰爲度焉。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者言以事神爲主非以私之於己也。大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而一曰祀貢則其所主可知矣。百縣見仲夏解。

馬氏曰陽終於戌歲功成焉故於歷以自戌至戌爲歲終戌之月而來歲受朔日終則有始故也。

山陰陸氏曰百縣內也諸侯外也皆合而制之諸侯言合百縣言制亦言之法。

金華應氏曰稅取於秋而貢集於春年之上下所以出斂法不於是而亟頒之則諸侯之取於民者無制禮之厚薄以年之上下不於是而早定之則諸侯之貢於上者無準故於季秋頒之而俾入貢於春焉則侯國無苛征王朝無過斂然其稅之有輕重即王制所謂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也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與郊特牲之旅幣無方所以節遠邇之期而別土地之宜者其便於民則一而已。

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

鄭氏曰教於田獵因田獵之禮教民以戰法也五戎謂五兵弓矢及矛戈戟也馬政謂齊其色度其力使同乘也校人職曰凡軍事物馬而頒之。

孔氏曰於此陰殺之時乃教人以戰法於田獵之事令民習用五種兵器知五戎是五兵者以別云班馬政則五戎

非馬也下文云七騶咸駕則知五戎非五戎車也且車不須更習故知五戎謂五兵也案周禮司兵掌五兵鄭註云戈殳戟酋矛夷矛後鄭又註云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如此則此注據步卒五兵弓矢一也殳長丈二二也矛長二丈三也戈長六尺四寸四也戟長一丈六尺五也此隨便而言不依周禮長短之次也班馬政者謂班布乘馬之政令校人職註云物馬齊其力戎事以力爲主耳亦須齊色故詩云駟騶彭彭是齊色也

長樂陳氏曰周官司兵軍事會同建車之五兵則兵有車之五兵有步之五兵然夷矛雖不施於步而弓矢未嘗不設於車故兵車射者人處左御者處中戎右處右則車上固有弓矢矣廬人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則攻國不以夷矛守國不以殳酋矛也司馬法弓矢圍殳矛守戈

戟助者蓋以殳對矛則殳可以攻矛可以守以弓矢對殳矛則殳矛可以守弓矢可以攻也若夫戈戟則爲之助而已五兵之用長以衛短短以救長則人持其一矣盾則夫人而有之書曰比爾于干欲其比則夫人有之可知也然五兵之所以便於用者戈而已其秘短而易持其胡援廣而易入可以搯可以斬可以擊可以鉤觀富父終甥以戈搯僑如之喉狼曠以戈斬秦囚子南以戈擊子哲長魚矯以戈殺駒伯則戈之於用可知矣

禮書

嚴陵方氏曰教於田獵繼言以習五戎與車攻言因田獵而選車徒同意上言教下言習者我教之故彼習之也戎器必以五者則以兵法五人爲伍故也田獵所以得利軍旅所以效死人之所欲莫甚於利所惡莫甚於死以所惡寓所欲而習焉亦先王之深意也大司馬秋獮教治兵其

以是歟

馬氏曰仲夏之班馬政則其政以馬爲主季秋之班馬政則其政以御爲主故命僕及七駟咸駕

命僕及七駟咸駕載旌旒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司徒搢扞北面誓之

鄭氏曰僕戎僕及御夫也七駟謂趣馬王爲諸官駕說者也旣駕之又爲之載旌旗司馬職曰仲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檀鄉遂載物郊野載旒百官載旗是也級等次也整正列也設陳也屏所由之地門外之蔽司徒搢扞誓衆以軍法也

孔氏曰前旣班馬政乃命戎僕御夫及七駟等皆以馬駕車又載旌旒旣畢授此七戎之車以其尊卑等級正其行

五音四

禮記集說卷四十四

十六

通志堂
經子珍

列設於軍門屏之外東西廂以爲行陳於是司徒在兩行之間北面誓之也案周禮戎僕掌馭戎車故知僕是戎僕也又周禮馭夫掌馭從車使車註云從車戎路田路之副也使車驅逆之車故知及馭夫也又周禮趣馬職云掌駕說之頒頒謂第次也是貴賤等列故云爲諸官駕說也七駟者天子馬有六種種別有駟則六駟也又有總王之人并六駟爲七載旌旒者雜舉以言之案周禮司常云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檀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旗龜蛇爲旐全羽爲旛析羽爲旌及國之大閱贊司馬班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檀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旗縣鄙建旐道車載旒旂車載旌此是仲冬大閱所建旌旗各象治民之事空習其事鄭引司馬職此是仲秋治兵實出軍之事也司徒地官掌邦教誓者也故司徒

職云施十有二教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司馬職云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鄭云有司大司徒也掌大田役治徒庶之政令誓民誓以犯田法之罰也誓曰無干車無自後射案於經註則司徒主誓今田獵出軍亦於所獵之地而搢扑北面誓之也搢插也軍法之誓有異田獵之誓則云無干車如蒐田之法也今此大閱之誓以依軍法故司馬仲冬大閱云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鄭註云凡誓之大略甘誓湯誓之屬是也然鄭註司馬仲冬大閱引此九月季秋之令將爲大閱之誓而云作月令者說季秋之政於周爲仲冬失之矣而今在此不非之者緣已非於彼不復重言於此也

嚴陵方氏曰僕主車駟王馬駕謂以斬駕馬將以有行故也旌旒載之所以爲表識也然周官司常贊司馬頒旗物自王建大常而下其數有九此止言一物者舉其略爾與車攻言建旌設旒同意以戎事言之則以革車爲正倅車爲副以田事言之則以木車爲正佐車爲副莫不各有等焉故授之以級也整設蓋指車馬之屬也掌次言師田則張幕以有幕次故亦有屏焉整設于屏外則王雖在野亦莫不有内外之辨故也扑謂夏楚也司徒教官而用此者以其方教於田獵故也書言扑作教刑正謂是矣搢謂搢之於帶也設扑而搢之以示有事於教無事於刑也誓則欲其不犯命焉必北面則以田王殺陰事故也

馬氏曰爲天子御者僕也爲諸侯羣臣御者七駟也載旌旒則司馬之九旗以帛爲之者始於大常而終於旒以羽爲之者始於旒而終於旌故言旌旒則他可知矣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則自上而下以等相及且相係屬焉故謂

之級

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于四方

鄭氏曰厲飾謂戎服尚威武也命主祠以所獲禽祀四方之神也司馬職曰羅弊致禽以祀祫

孔氏曰厲飾謂嚴厲武猛容飾戎服者韋弁服也以秋冬之田故韋弁服若春夏則冠弁服故司服云凡甸冠弁服命主祠祭禽謂獵竟也主祠典祭祀者也禽者獸之通名也四方有功於四方之神也四時田獵皆祭宗廟而分時各以爲主也春時土方施生獵則祭社爲主也夏時陰氣始起象神在內獵則祭宗廟爲主也秋時萬物以成獵則以報祭社及四方爲主也冬時萬物衆多獵則主用衆物以祭宗廟而亦報於物有功之神於四方也此天子獵既畢因命典祀之官取田獵所獲之禽還祭於郊以報四方之神也冬獵亦何以知然案鄭註秋獮祀方云秋田至祭四方報成萬物又司馬冬狩云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鄭云冬田物多衆得聚所獲禽因以祭四方神於郊也月令季秋天子既田命主祠祭禽四方是也入又以禽祭宗廟於經註更相引證始可見矣其祭四方用此禽又用別牲故大田云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此四方五行之神也

嚴陵方氏曰厲飾厲其容飾也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其飾如此厲若子溫而厲之厲則有崖岸之謂也天子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則躬率之也祭禽則以報成功於百神且示非專爲一人之奉也是月也豺猶祭獸戮禽則田獵而祭四方固亦宜矣

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

鄭氏曰伐木必因殺氣

嚴陵方氏曰黃者土之色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以其將反於土故黃黃故落也落則反於土矣草木黃落則以霜降於是月而成物之功終焉故也終則有始故落又訓始伐薪為炭則以禦冬寒故也

馬氏曰天始物於玄地終功於黃然萬物之化終則有始人徒見其落也不知其為生之始也故落以訓始

蟄蟲咸俯在內皆瑾其戶

鄭氏曰瑾謂塗閉之辟殺氣

孔氏曰俯垂頭也瑾塗也前月但藏而坏戶至此月既寒故垂頭嚮下以隨陽氣陽氣稍沈在下也又塗塞其戶穴以辟地上陰殺之氣

乃趣獄刑母留有罪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

四百上

禮記集說卷四十四

十九

通志堂

鄭氏曰殺氣已至有罪者即決也祿秩之不當恩所增加

也供養之不宜欲所貪嗜熊蹯之屬非常食天氣殺而萬物咸藏可以去之也

孔氏曰春夏陽氣寬施許人主從時雖彼人不應得祿而王恩私予之亦所權許今秋陰氣急斂禁罰必當是春夏所權置者今悉收停之也供養不宜謂非常之膳求不可得者也

嚴陵方氏曰趣與趣民收斂之趣同義仲秋命有司申嚴百刑而已至此又趣獄刑母留有罪焉則以奉天威之方至於此是亟決之也祿秩者祿之秩序也收祿秩之不當所以損於養人收供養之不宜所以節於奉己凡以順收斂之道而已且當則無乖而適事且則無常而隨時養人欲其適事故祿秩言當奉己要在隨時故供養言宜

山陰陸氏曰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刑官之事也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事官之事也

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

鄭氏曰稻始熟也

嚴陵方氏曰以犬嘗稻見孟夏以彘嘗麥解先薦寢廟見仲春解

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鬻噎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行春令則煖風來至民氣解惰師興不居

鄭氏曰其國大水未之氣乘之也六月宿直東井氣多暑兩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丑之氣乘之也極陰爲外邊竟之象也大寒之時地隆坼也煖風來至民氣解惰辰之氣乘之也巽爲風辰宿直角角主兵不居象風行不休止也

五百三

禮記集說卷四十四

二十

通志堂
劉良公

孔氏曰其國大水天災冬藏殃敗地災民多鬻噎人災國多盜賊邊竟不寧人災土地分裂地災也十一月一陽生十二月二陽生陽在內伏於地下四陰在地上故鄭云極陰爲外也煖風來至天災民氣解惰師興不居人災也嚴陵方氏曰水潦盛昌在於季夏故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大水故冬藏殃敗也金數窮而氣窒則爲鬻氣行逆而發於聲則爲噎皆肺疾也肺屬金而金生水反爲水所勝故民受是疾焉取非其有謂之盜毀則謂之賊皆至陰之類也以國多盜賊故邊竟不寧也土地分裂則爲嚴凝之氣所坼故也巽爲風而春之氣爲煖故行春令則煖風來至然孟夏行春令則曰暴風來格者彼以正陽之月煖風不足以言之故也此言至而彼言格者以其暴故與物相抵

也氣煖則解緩寒則縮粟以煖風來至故民氣解惰也師
與不居則以少陽作之而動故也

禮記集說卷第四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禮記集說卷四十四

二十一

通志堂
啟如



